

淨化現代人心

建設人生佛教

人生

第十一期

第三十卷

目 要

人的本根是性體實德

偉大的佛菩薩

五 緣

大陸佛教空前浩劫(下)

六祖傳考(六)

一夕閑譚

自力與他力

高僧異記

寄 托 (短篇)

如是庵雜俎

張廷榮

莫正熹

既 明

裴有明

曾普信

常 愧

季難生

煮 雲

荷 芬

念 生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人的本根是性體實德

張廷榮

——大學·生唯識學五論——

本論要義：(一)爲甚麼要特重性體實德。

(二)性體實德肯認後的受用。

(三)撥亂拯溺的根本之路在何處？

一、我們爲甚麼要特重性體實德

我們一再的論列過，唯識教學，過去諸師，雖然也談體，但重在以用顯體，今天我們爲甚麼特別說性體呢？因爲這個時代，人的自本自根之路，幾爲之枯槁阻塞以死；大家都向自身求，大家都不相信自已，都向外而攀緣，總希望從外面來找安心立命之道，這不是緣木而求魚嗎？這種方法，真是不但求不到魚，而且還有後災，所謂後災，就是人的精神總是提不起，人的自己總是信不過，人的道路總是不能自由自在的開拓，這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的性體實德，被壅塞阻止了，人見不到真正的自己，於是只得被外物所轉了。

我們可以老實的指出，性體實德的肯認，不但它是佛教的新生之機，我以爲他也可以說是儒家的新生之機，甚至是整個中國文化新生之機，甚至是人類的整體的文化新生之機，爲甚麼呢？以今日科學電訊之發達，人類智慧的交通，真是萬里如咫尺，真是非常便利的事了，真可以是一處活，則全活，一處生，則全生。今天人類整個文化的厄運，

就是許多障礙，把生命的性體實德阻塞住了，人的精神，普遍呈現一種無氣無力，一種不生不死之象，所以我們根本之道，還是在開通人的自己的生命之本源，沒有別的路，走別的路，不向自身去尋求的路，雖然在科學功能上，表現了他的優異，但在人的精神生命上，則是愈弄愈枯了。

我們還在切實的指出，唐代的六祖禪，看起來好像是一切不立，但我們真把他透穿，還不是真的活潑了性體實德的本源，所以他能那樣的自由任運，也真是一活一切活，即本根本體活了，所以相也活了，用也活了，而大用自在；也是一處活，到處活，即是頓悟禪一活，佛教活了，中國文化的主派——儒家文化，也隨之而活了，甚至他只要能影響所及的，如日本文化，也隨之而活了。這我們再從印度觀察他的整個大乘精神吧！馬鳴的大乘精神，見之於大眾起信論，（雖然有人說大乘起信論是偽，這是不可信，這是有害正信的，起信論一書，我會檢起他，又放下他，又再檢起他，又再放下他，終又再檢起他，他畢竟是開大乘之總門的一部書，那麼樣的偉大，那麼樣的條分理明，是一部偉大的書，我勸研究的師友，萬不可忽此書，忽了此書，來總提大乘，不是在煩瑣中，就是在偏頗中，所以我亟勸青年朋友研此書，所以我在「大學生佛學研究」所提十種書中；起信論亦爲十種必研書之一，因爲提及起信論，我乃在此附帶說明這些重點）他

的大乘精神之總開拓，和他開拓所憑之根源，還不是在他所重的「法性真如海，無量功德藏。」還不是他所重的「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訶衍體故。」而他所總歸和總開的，還不是三大，那三大呢？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以上均見起信論）這三大又歸宗於一大——即體大，因爲體大，才具足無量性功德，因爲體大，才生世間出世間一切法，沒有體大，大相即不顯，大用亦將絕，所以馬鳴之開出大乘，開出有力的大乘宗教，還不是一開百開的辦法嗎？即是開開人的性體實德——即「體大」。因爲他合之於「體大」，開之於「體大」，所以大乘宗教真的開出，而起信論之價值，亦因「體大」現「相大」或「用大」，而成爲一部大乘之名著了。（關於起信論之價值，容另擬爲專文介紹）

現在我們接着看龍樹的空宗之興起，龍樹之空宗，說老實話，他的如實空，正所以顯如實之空義——即性體實德，這在淺學者透不到此一層，所以就只看到龍樹空的掃蕩這一面，我們很敬佩龍樹的空之精神，因爲真正的性體實德，不用龍樹這一空的大力量，掃開人的執迷的千層染污，活的無量功德的性體，是顯不出其德用的。龍樹的空義，他是以遮爲表的，因爲勝義諦（真諦），也就是性體

實德，本不可用言語來安立來說，爲甚麼，因無論怎麼樣說，都是說得不像的呀！因爲說得不像，龍樹乃率性不取表詮的方式，而一味的遮詮，即遮撥一切，把一切執迷遮撥了，實體不現而自現，這正如我不說水，但只把泉掘得深，不見水也自然會見水。甚麼叫遮詮和表詮呢？現分別說明如下：

詮，就是詮釋，就是說明，就是解釋。

表詮，就是逕直地說明這一件事物，比如說電燈，我們就說電燈是很光亮的，是有熱力的，是可以照明的。就直接說明它的相狀。

遮詮呢？它和表詮相反，它不直接表明，比如說電燈，它不直說電燈的相狀，他只用遮撥的方法，叫人自悟電燈，我們若直說電燈，有時言說還會失真，不若以電燈非黑暗之物，非木器，非鐵器，非由地生，即遮除一切後，希望自然明白電燈是甚麼相狀，又比如說白的顏色，我們不直說其相狀，我們只說這色，不是紅色，不是黃色，不是青色，不是黑色，也不是藍色。龍樹之大倡空宗，其手法就是用這一遮除法，因爲遮除一切迷執了，也是爲顯一活的性體實德，這龍樹雖未明言，但實際本是如此，不但龍樹，所有諸佛菩薩言如實空義，其歸極都是如此。龍樹用遮除空義，收到很大的效果，因爲脫落人的一切迷執，讓人人都還我一自由之身，迷執去而性體實德顯，故生命顯一活潑，顯一大活轉。

但由龍樹到了清辨，問題來了，龍樹的空，是掃蕩一切阻礙性體的，龍樹之空，是洞開性體之源。（龍樹大乘空義，始終將是佛法之一種超絕殊勝，這我們就是論唯識法相，也要肯認的）到了清辨之空，不但不是洞開性體，甚至連性體之源，亦

作根本的堵塞以死，這即是一種頑空死寂之空病，這一頑空之病太大了，因爲它根本堵塞性體，那麼，人，成爲頑空死寂的塊然物了，所以無著世親，爲了要痛切糾正這一毛病，所以倡導大乘有宗，也就是我們現在所倡導的唯識法相宗。

我們再切實說一句，唯識法相的歸極，亦正是度越空宗，即在依他起性之外，另明白地指出圓成實性，這圓成實性之指出，一方面是針對頑空的一個大拯救，一方是度越於空宗，一方面圓融於空宗，即它的歸極，是在要人肯認人的「一真法界」的性體，肯認性體週遍一切，肯認性體乃諸行之依，這樣，一切相由此性體現，一切用由此性體起，這是唯識倡導的根本契機。（因爲針對頑空帶寂阻死性體之後而發，更見需要。）

今天呢？今天人類的思想極端混雜，但歸總一句話，在在都是阻礙人的自本自根的性體，在在把人的生命之源塞住，其最主要的，不外下列幾種：

第一，是唯物毒素，這堵塞性體，不把人當人，不要人肯認吾心吾性之全體大用，不要人肯認吾心吾性之具足，要強迫人一切外緣，致要人枯槁生命以死。

第二，是一種人性的根本罪惡說，這人的性體，是沒有否認，但他以爲人的根本是惡的，這個罪也很大，因爲這是人自肯自決之道的，這是要人信宗教看不起人一個很卑劣的手法。

第三，是世俗的物質慾望的誘惑，這也是亟易阻礙人的性體之源的。

第四，不眞解空而談空的，也是容易使初學的人，使青年人，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尋找自己本根，自得本根而自在的，因此，所以我們要特重性體

實德之認取，因這一性體實德之認取，不止是爲了本宗，爲了佛教，而正是指點其他宗教有在核心的根本錯處，並用於消除唯物毒素，而大活運人類心性之本然，讓人類再復見天性，再復見自己之不缺少，再復見自己堂堂的人之不在外求，讓人，在危難中，從自我性體實德，見自救救人之天機和生發大悲願力。

二、性體實德肯認後的受用

這一性體的肯認，不只是佛家文化，即儒家文化，亦特別重此，比如易經上面說的「成性存存」，所謂成性者，即性體之本然實德，即大學所謂要明之「明德」。這本然的和本成之性體實德，其肯認和發明的方法，在易經說「存存」，所謂存而又存，存之以不息也。佛家的明心見性，其明其見，也是一種工夫，其與儒家所用「存存」的工夫，其工夫總是一樣的。

當然，我們直接要求我們的性體實德，這是有它的困難，因爲性體確是不可以用名言來解釋的，因爲性體是徧一切的，而名言總是有封畛，總是有拘限，無論你怎樣用名言，說少了，解釋不明白，說多了，愈說愈錯，所以空宗祖師只是遮除，禪宗祖師亦主不立文字，他們的歸極處，當然是很澈了的，但禪宗的直指，空宗的一味遮，後來也生出大毛病，此唯識法相之所由興起也。

近人不察，以爲一談到唯識法相，就只看到它的分殊和分析的一面，以爲這是很精密的科學哲學，以爲這是很合近代新學問方法的，誠然，他的分殊和分析這一面，我們必須要領取，我們領取了這一面，我們才有極平實的學問入手方法，這是我們一再強調的。

但是，唯識法相的通澈和通盤的意趣，也就是他最高的意趣，並不正是這一面，假使唯識法相，如只止於分析的精密這一面，（很可惜，有很多人都在這一面，把它當唯識法相的全部了）那唯識法相學的價值，是不會有它崇高的價值的。所以我們要認識唯識法相學的主要價值，即是：

以相顯性——相者，法相，性者，圓成實性。以用顯體——用者，唯識轉變功能，體者性體。

它可以下列圖表示：

體——用——相。

再關於性體實德，茲錄歐陽大師一表如下：

一、體中之體——一真法界。

二、體中之用——二空所顯真如。

三、用中之體——種子。

四、用中之用——現行。

以上雖是就體用全說，但把性體，也表達得特別明白了。這體中之體，是一真法界，這在佛地經中說得非常明白，所謂一者，非對待義，非二義，乃常一，乃絕對之詞，所謂真者，確是真實不虛，確是實在的有，但有亦非言語所得而表達，所謂法界，亦可能是性體實德，起信論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訶衍體故，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這即說明，性體實德正是一真法界，正是體中之體，由這個體中之體，可以生起體中之用和用中之體，即是一切由此法界——體中之體轉出生起，一切又必須還歸和透入此法界。一般的說：「有爲是用，無爲是體。」此無爲並不是死滯，亦有老子的無爲而無不爲

之意，這在起信論中，也說得非常明白。

「問曰：若以滅者，云何相續？若相續者，云何說究竟滅？答曰：所言滅者，唯心相滅，非心體滅。如風依水而有動向，若水滅者，則風向斷絕，無所依止；以水不滅，風相相續；唯風滅故，動相隨滅，非是水滅。無明亦爾，依心體而動，若心體滅者，則衆生斷絕，無所依止；以體不滅，心得相續；唯癡滅故，心相隨滅，非心智滅。」

這一段，終是大乘有宗的一種極正確的綱領，也可以說，還是唯識法相的基本精神，即世親兄弟，也還順這一基本精神開展的，這第一段的設問，就是俗流的兩大病痛的指出，即是：

（一）一般人隨便說的寂滅之病痛。

（二）一般人隨便說的究竟滅之病痛。

這寂滅和究竟滅的本身，是徹了的，但一般人，却是把它誤解了，一誤解，就生出很大的毛病：

（一）以爲心滅是滅無。

（二）以爲究竟滅是斷絕。

那麼，要怎樣糾正純正的佛法，尤其大乘的佛法，是不滅又是不能斷的呢？那只有用性體實德的肯定了，除了用性體實德糾正外，實在再無其他方法，所以馬鳴菩薩即用性體實德以糾正之以解說之。即說滅，只是心相滅，並不是心體（亦即是性體）也滅，像風依水吹了波浪的動向，假使水一滅，那風向波浪即斷絕，（而無所依，無所止了。因爲水是不滅的，所以風相可以相續，只有風滅了，那波浪的動向，就隨着滅了，但絕對不是水滅。這水就是表明性體，這波浪動向，就是表示相。

接着他說人心的染污的念（無明），也是這樣

，這個染污心識，也是依着心體（性體）而動的，染污雖是依着心體而動，但染污是可以滅除的，這就是「唯癡滅故，心相雖滅」的意思，但染污滅了，心體終不滅。

爲甚麼呢？因爲心體滅不得，心體也是不可滅，心體更是本來不滅的，因爲假若心體真滅，那就是馬鳴菩薩說的「衆生絕」了，那就是一切大用歇了，爲甚麼呢？憑其所以依止的沒有了，那是決不可以的。

只有性體不滅，將人的愚癡的相滅，那麼，心體不滅，心的癡相滅了，那就是馬鳴說的正是心智顯現的時候了。

因此，人類肯認性體實德，有幾點直接的受用

第一，承認性體實有——不滅，那人的大用功能，人的大用宇宙事業，始終是給人修爲的道場，即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之意。

第二，承認性體不滅，人即可始終對自己進道修德——即除去染污，空其法我二執——始終具一可成信心。

第三，只有大邪見者——不承認性體實有的，他們才是自懷其實（自有具足性體）而又自迷其道，（他們自己又偏偏不承認自己是能成聖賢，成佛作祖的。）只受邪見之迷罔，聽了自己生而有罪的邪見，或根本不承認性體的邪見，那他們當然可憐了，因爲他們自失其主，他們當然要向外攀緣，常常不得寧息，枯槁以死。此文之意，千指萬指，即是要點明點出和點穿此一緊要處，否則，人生的長夜惱苦，將無有已時。

這一種性體實德的肯認，到了世親等唯識宗師

，更特別的指出它。

「二空所顯圓滿成就諸法實性，名圓成實，顯此圓滿，體非虛謬。簡自共相，虛空我等，無漏有為，離倒究竟，勝用周徧，亦得此名。……此即於彼依他起上，常達離偏計所執，二空所顯真如為性。」（見成唯識論）

這把人的（也可說宇宙的）性體實德，說得更明白，它是這樣說的：

圓：勝用周徧，圓而滿。

成：無漏有為，成而就。

實：離倒究竟，實非虛。

性：二空所顯真如，性實有。

以上把圓成實性，又進一步的肯認，進一步的詳釋，進一步的展開了，這是唯識法相的根本核心。唯識宗不但如此，它爲了肯認性體，再把真如，更加詳爲分析而爲七，這正是我上面說的「體中之用」之體，這是性體實德的具體展開：

「七真如者：一、流轉真如，謂有爲法流轉實性。二、實相真如，謂二無我所顯實性。三、唯識真如，謂染淨法唯識實性。四、安立真如，謂苦實性。五、邪行真如，謂集實性。六、清淨真如，謂滅實性。七、正行真如，謂道實性。此七實性，圓成實攝。」（見成唯識論）

這更可以看見兩大重點：第一、體中之體的一真法界，可以說即是圓成實性。第二、這七種真如，正是「體中之用」之體，它仍歸攝於圓成實性。但這也是性體實德之具體展現。這也正是大用不絕，衆生不滅之具體顯示和證驗。

三、撥亂拯溺的根本之路

我們所以把性體儘量的說出，目的在希望今日的人類，畢竟它的歸極之路，還是在我們自己的身上去求，根本不是在外求的，在我們自身去求，就是在我們的心性中去求，我們抗戰勝利後的外在條件，不能說不充足，但這外在的，儘管充足，因爲內在的國民心性中，沒有來得及建立一確固不可拔之信念，所以結果終歸失敗，很多人變節投降，這違無所措，這是他們的心性全迷了，全雜了；也是心性中平日全無修德。我們要詳細的觀察，可以得到兩個結論：

第一個結論：凡是一個將要喪亂的個人家國社會甚至整個人類，它必先是從這些個人、家、國、社會、世界人類的人的心性，先爲之不固，先爲之失守，先爲之紛雜，先爲之污濁，先爲之墮廢。

第二個結論：凡是將要興發的人，興發的家，興發的社會國家民族，興發的時代，那我們不要從表相看，表相縱然在一寂天荒地之中，表相縱然是一極殘缺荒頹，表相縱然是一極痛苦之現況，但是這不可怕，這只要真有在這一寂天荒地中的人，真有心性之本然的肯認，真有性體實德，是澈底大澈大悟的，是真自覺的，是真生活着的，是真肯認此性體之德之無上莊嚴的，那麼，他縱然在一極艱苦之表相之中，但他的內在之精神力量，已經具足了，那這一種心性具足之精神力，終可以以一極極荒亂的表相，轉而爲一極美麗康樂的表相，這爲其極，就是一切死了都沒有關係，只要人心不死，人心不死者，性體實德仍可轉運也。

這極好的例子，像孟子，像六祖，六祖之禪，影響了宋明諸儒，宋明儒學精神，直承到了晚明，

晚明有許多大師，如就外在的環境看，他們在滿清的統制下，他們好像是一切失所憑藉了，但他們終究在那樣的困苦環境下，還是要自己找一理想的人，還是要把仁義忠孝，做個澈頭澈尾，王船山住在窩洞裡，顧亭林親自墾田畜牧，顏習齋做藥店以維生，劉念台父親死了以後幾個月他才生，又值那個大荒亂，然而他們骨子裡，總是把宋明儒的心性之學這一緒脈，總是還接續得到，他們能找得他們自己的心性，就自覺一切仍可以不失了。（他們雖然亦有批評宋明儒，但他們學問的血脈，沒有一位不是承受宋明儒的，這正如宋明儒承受了禪學，又來批評佛家是一樣的，批評是因為他們多在流風餘衍的演變病痛上說，這對於根本上的承受，是不可混爲一起的。）

這一勝義，即這一性體實德肯認的勝義，這叫人死的（形體上活的但心性已失的，亦是活死人）再活起來，叫無希望的人再希望和信念，叫向外攀緣的轉隨人脚跟的人，再回到自本自根，自奮自發，這是甚麼學問，這就是心性之學，這個心性之功能，就是佛家說的轉識成智呀！即轉捨此顛廢，死沉，外緣，不相信自己性體實德之一切迷癡染污識，而轉得自信自得淨純之智慧與能力，這就是真正轉識成智。

我們做學問，必須要把這一學問，做得契入人類的生命血肉，做得透徹到現世的人的實際之痛苦與危難，做得通達到人間之性情和事理，唯識之學，我會說過，乃人學也，既是人學，一切要照顧到入間的痛癢休戚，否則，非菩薩之學問，乃佛呵斥焦芽敗種之學問。

聖嚴小啓

聖嚴辭編本刊，業已東裝南下，臨行匆匆，未及踵辭北部師友。此去志求息影思過，以期大死大生。諸多深恩厚誼，唯俟他日圖報；並祈尊長大德，福力加持爲禱。

偉大的佛菩薩

莫正熹



各位同胞，我們中華民國，立國幾千年以來，幾萬萬民衆，都是信仰佛菩薩的，俗語有句說「戶戶彌陀佛，家家觀世音」。信仰佛菩薩，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來，傳統的信仰，

我們國家民族，賴以維持，從古至今，都是這個傳統的信仰，才把我們的民心結合起來。好像一塊大石一樣堅實，雖然中國有那麼大的地域，國內種族雖然少數有些不同，但因為信仰佛菩薩，就結合一起，猶如親兄弟一樣。最近千百年來，雖然有外來種族，即如元朝、清朝、日本、等等民族的侵略統治，但尚且能够屹立不動者，都是賴有我們幾千年來傳統的信仰，始終結合爲一，始終不被外來民族打破我們的信仰，推毀我們的國家者，這不能不歸功於佛菩薩的教化和不思議的感應了。

各位同胞，我們幾千年來，傳統的信仰，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寶貴的信仰，值得我們永遠保守着的，這個信仰，確實不錯。不過我們對於佛菩薩的內容，很多人，還沒有了解，我們既然信仰他，還要進一步，要力求了解，倘若單是有信仰，而不求了解，就會被人乘機說我們是迷信，就是侵入一些不正當的信仰來分化了我們中國的團結了。因此我們，想不受人家的攻擊，對於佛菩薩的內容，我們務須要去求了解，才是真正的信仰。

各位同胞，信仰佛菩薩，原來不是迷信，怎麼解呢？因為佛學的意義，就是覺悟。既然說是覺悟，就顯然不是迷信了。至於菩薩二字，是救人救世的意義。因為有佛的大覺大悟，才可以做救人救世

的菩薩，所以我說，佛菩薩的意義，就是大覺大悟的救人救世的意義，所以我們要信仰他。

佛菩薩既然是大覺大悟救人救世，自然有他大覺大悟的道理，我們從來不過祇曉得佛菩薩，是最值得我們信仰，但沒有曉得佛菩薩的道理和事實，佛菩薩的道理和事實，是天上人間，最偉大的。現在我把佛菩薩的偉大之處，略略說給各位聽，請各位同胞，注意注意。

佛就是已經修養成功的菩薩，菩薩就是將要修養成功的佛。佛是指釋迦牟尼佛，又名爲釋迦如來，他經過千生萬劫的修行，斷除一切惡，積集一切善，無量福慧，萬德。由菩薩地位，從第四天，降入人間，做個最尊最貴最尊貴太子。捨棄皇位去修行，遂成爲如來佛祖。他的福德。智慧相貌，不但比世間任何一個人都優勝，就是比第一座天，第二座天，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座天的什麼天王天帝，都優勝過。至於什麼仙，什麼神，更加不能望其項背。所以佛如來，就是三界獨尊，人天師表，這是最值得我們尊重信仰的。

同時我們要知道，以世間的道理來說，佛是個大慈善家，大教育家，大政治家，大宗教家，大科學家，大發明家，大哲學家，大發明家。他有那麼偉大，所以是三界至尊。

怎麼我說佛菩薩是大慈善家呢？因爲他澈悟一切衆生，都是積生父母妻子，親戚眷屬，他以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不但救人，而且救度一切蠢動含靈，仁人及我。所以他做大慈善家。

怎麼我說佛菩薩是大教育家呢？因爲佛住世四十九年談經三百多會，留下經書，八千多卷，都

是教人，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順，交友以誠，愛人以德。幾千年來，地球萬國，都受他的教化，世界人類，拜他爲師的，有十多萬萬所以我叫他大教育家。

怎麼我說佛菩薩是大政治家呢？倘若釋迦佛祖，當時做了皇帝，不過可治天下於一時，不能治天下於萬世，但他不做皇帝，而做佛，便可以令天下後世，因信佛而得治國平天下。所以我叫他做大政治家。

怎麼我說佛菩薩是大宗宗教家呢？因爲世間祇有佛教，才稱得起是宗教，因爲佛教的內容，有十大系，好像城有十門，隨便向那一個門，都可以進城一樣。人們倘若喜歡拜佛念經的，就叫淨土宗；喜歡靜坐尋思的，叫禪宗；歡喜念咒演神通的，叫密宗；喜歡持戒不犯的，叫律宗；喜歡分析教義的，叫天台宗；喜歡世界內外不思議境界的叫華嚴宗；喜歡談言辯論的，是三論宗；喜歡研究心理哲學的，叫唯識宗；歡喜研究宇宙人生的道理的，叫俱舍宗；歡喜言諸一切，親證菩提的，叫成實宗。你看，佛教有十大宗，宗教都有妙義，真是學之不了。所以我說，祇有佛教，才可稱爲宗教，所以我叫他做大宗宗教家。

怎麼我說佛菩薩是大科學家呢？因爲佛所說的話，和他的經典，有層有次，分門別類一科一科，分得很清晰的，很有系統的。佛經的組織，好像我們的族譜，由高、曾、祖、父、到自己、由自己到兒、孫、曾、玄、用線貫串一代一代，有條不紊，提綱挈領，循序漸進，有章有理，爲邏輯學之鼻祖。在二千五百年前，老早就發明科學的方法了，我

S2S2S2S2

五

|||

緣

S2S2S2S2

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

既明法師講
楊乘光記錄

今晚與諸位大德居士所談的。僅是十二因緣中之前五支。僅講前五支的原因有二。第一、原

因是全部十二因緣，在各經論的注解中，多有解釋，各處法師，亦常演講，因此各位居士都口詳能述。即如十二因緣折開，即分過去、未來、現在、三世的因果。若順行，即為順生門（即流轉相——流轉六道）。若倒行，即為還滅門，即能脫離生死，如此即稱為苦、集、滅、道。世出世間二種四諦因果，這些道理大家早已知道。因為今晚的時間有限，為免空耗光陰起見。故特選擇單講十二因緣的前五支。第二、原因是因為很多注解，在解釋前五支時，對於很多人難解之處，都不甚注重詳為分解。因此引起很多人的迷惑。又因遇到良好的解答機會，致使終身疑而未解。因此借今晚的一點時間，與諸位談十二因緣的前五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第（一）個最使人懷疑的就是無明二字。有的註解說：「由於無始一念妄動。才有無明。應將這一念二字加在無明之前，成為十三緣才對。」他疑佛忘記，而少說一因緣。第（二）是最使人有充分而合理之理由懷疑的，是在一念未動之先，還未生無明之時，當此之時，我們的清淨無垢染的心性，既未動念又無無明，是為無明淨盡者，當與佛的清淨法身一樣相同才對。亦應俱有諸佛神通智慧方為合理。因何又有一念妄動，出生無明而輪迴六道呢。今在講本題之先，已經首先

代表各位提出多年懷疑的二種重要中心點，作為本人在講正題之外，在本文內另附答這兩個有疑問的副題答案。

今開始先講本題前五支的第一支「無明」二字。亦即先解答序言中的第一疑問應否將「一念」二字加在「無明」二字之前，成為十三因緣的答案。無明二字的本義，顯而易見的是說不明的意思，含有迷的意義，看來很簡單，其實這二字的義理包括的範圍很廣，九界眾生都有輕重不同之分的無量種類的無明，若從頭約略的簡單說，是由圓教等覺菩薩，僅存一品極微細無明，乃至三界二十五有，一切眾生皆有無明，獨究竟佛果的大覺世尊，才是淨盡無餘，為全無無明者。所言一念妄動才有無明，如此說來，在一念未動之先，定為無無明者，亦即是無明淨盡者，如此豈不與佛同等，既與佛同等，豈復有一念妄動，而再受輪迴之理？查初果須陀洹，初斷見惑即入聖位，即不再入凡品，四果阿羅漢已離分段生死，永免輪迴，在四聖界的聖位，絕不會再有因一念妄動而入輪迴之理。當然，所言一念妄動才有無明者，是專指一切眾生的心性而言。但眾生的心性，縱然在一念未動之前，仍是不能同四聖界的清淨心體相比擬，相差的程度有天壤之別。如此可知在一念未動之先，早有濃厚的無明體了。究竟十二因緣內的無明，是在九界眾生中許多種無明內，專指那一種無明而言呢？它是專指八識與七識而言，但二者一體，如水與光，一體一用。如唯識論言七識無自體，以八識見分為體。此見分即八

們不研究則已，倘若一經研究，其更使後世的科學家，拜倒金蓮座下。所以我說，他是個大科學家。怎麼叫佛菩薩做大科學家呢？佛經隨便那本經，分析宇宙人生的道理，非常清楚，尤其是唯識宗，以第八識為本體論，第七識為人生論，第六識為知識論，前五識是經驗論，其中包括一切哲學，就使大科學家如康德所謂不可知的，在佛法上都可以了知。單是唯識一宗，就超出一切西洋哲學之外了。所以我叫他做大科學家。

怎麼我說佛菩薩是大科學家呢？無論那一個宗教，那一家哲學，都不曉得輪迴因果之理，不曉得輪迴因果，就不會知道宇宙真相。其實輪迴因果，是宇宙人生最初先的道理。這個最容易的一關，尚且摸不着門路，還談什麼高深道理？佛法入了第一關，所謂輪迴因果的一關之外，還更重重深入，務要把整個宇宙人生，一切的一切，條分縷析，發揮盡致，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全盤了達之後，指導人生，應該怎樣做，怎樣修行，怎樣用功，層層深入，以至止極至善，這是真正究竟的至善。所以佛理，是不容易懂得的，任你是天生聰明，無師不學，不但有聰明便可以，還要有智慧，才能逐步了達。而且各有各的根基不同，造就也就各不相同了。這是與宇宙的實際相符的真理，發明這個道理，比發明什麼原子彈，飛機大炮的功績，真是不可以同日而語了。所以我說，他是個大科學家。

佛教的道理太深奧了，不，不是佛教的道理深奧，而是宇宙人生的道理太深奧。佛不過是以他的大智慧，把宇宙人生的道理，照樣說出來，因為宇宙人生的道理太深奧，所以佛法就不能不深奧了。所以世間如果沒有高僧大德，把佛的道理說出來，根本就沒有人懂得。就是有高僧大德，一五一十，把他說出來，倘若你一下子不留心，依舊是說者諄諄，聽者藐藐。佛教的道理，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因為宇宙人生的真理，太深奧了，就使什麼柏拉圖、康德、亞里士多德、赫格爾，用盡聰明，無法解決，何況平常的人呢？因此一般蠢人，猜測測

識的用。無明二字今已指出。現在再講第二支「行」字。行字的意義是形容動的表現，行字的意義表面上看，是很簡單的，但其功用之大，範圍之廣，是無比倫的。包括十法界的四聖六凡，比無明二字還多包括一法界。一切諸聖運用神通智慧，化度衆生，皆不離行字，在六凡中，舉心動念，更離不開此字①註。無明就是緣此行字，開始生動。也就是所言一念妄動即指行字而言，無明緣行，開始生動以後，最初先與最微細的二氧化碳化合素接緣（此科學名即四大）。成爲最微細的微生物，及最小細菌。是爲最初有含靈生物的開始，此小生物雖有生死而無輪迴果報，因無第六意識造善惡二業，故無罪惡之果報。這是無明本體投入陽性的二酸化炭原素內，爲最小的四大和合，被培養增大它，須遇陽性的四大②註。倘若無明投入陰性的四大內，即成爲植物種子，須再遇陰性四大培養它。即漸漸發展生長草木花葉之類，雖然是有陽性二酸化炭原素，亦必有陰性二氧炭。是互相爲用的。但主要的還是先由陽性召感而生陰性。這無明的性體，遍界充滿，無處無有，所以細菌與微生物，亦無處無之。有些連顯微鏡都看不見，須用電子顯微鏡便能看到。這無明的七、八兩識。在初步的受生時，經過生死的允遠時期，蘊藏在八識中的七識，由無力的微動力，漸漸加強，再經過一段長遠時期，由於七識力足之故，而時節因緣成熟時，一剎那間，由第七識妄動力強，由本體上，忽生第六意識，如水動生波。然浪不離水，因境風浩浩而隨風逐浪，無有止息，由此造業受報輪轉六道。由上述的一段言論，諸位可以體會到，最初是無明緣行，是開始生動。行緣識。這個識是指最初有極微弱力的第七識及最後才有狂動力強的第六意識，這個無明的七八兩識。最初接緣陰陽兩種二氧炭的原素物成爲草木花葉的植物或細菌及微生物的生物。這一段過程

就稱爲識緣名色。及至第七識漸漸力強，因動生狂，才產生六識，這個六識同七、八兩識再緣名色時，就大不相同了。因爲有六識的強有力的感召力，自然的業感力又生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與前五識共成六種識，此六種識是在內的，若對外面的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感受而生心動念，經過六根而達六識，如此即名六入。有了六入之後，漸漸投入胎卵濕化四生之內造業受報輪轉不息。名色與六入，這兩支各位早都知道並無多少差異的變化，不必多談。前五種因緣的大略意思，就是這個樣子，已經解完了。

至於前言內的兩種疑問，已經在本文中將主要部分，多數顯示明白。本可了解，今再重複的詳細指出。（所謂一念妄動才有無明。應將一念二字加在無明之前）才對。上文已經指出。除佛無明淨盡外，其餘四十二位法身大士，及聲聞緣覺，都有輕重不同的各種無明。衆生在無明未動之前的心性。他的粗細清淨程度絕比不上任何聖位的性體清淨。一念二字是指第二支的行緣六、七兩識。是在無明之後，豈可將一念二字加在一切聖位之無明之前，而爲十三因緣呢？第一答案已完。

今再續答第二疑問（在一念未生前，未生無明時，即是無明淨盡與諸佛同爲無無明者。因何無神通智慧，反而不自覺的，又有一念妄動，枉受輪迴）。此與第一疑問有些大同小異，許多相似處，應依前，再進一步的分析解答。這一疑問的主要中心，仍是一念未動前，因何由無無明時忽然又動念生無明呢。我用一句簡單的答覆這幾句。若一念妄動而生無明，這一句足以證明本體是有無明存在的，根本從未有過無明淨盡。若無明淨盡，何能再生出一念，再生出妄動，再生出無明等等，如何而來呢？若有，是這個性體根本就有。絕不能說一念妄動才有增加出來，如此很明顯的在一念未動前，絕不

測，亂說一陣，好像群盲摸象一樣，總摸不着象的真形。可知世間凡夫，與佛菩薩相比，真相差太遠了。

佛菩薩，不但那麼偉大，不但了達宇宙人生的真理，而且有不思議的神力。人們雖然不懂佛理，但佛菩薩大慈大悲，大智大慧，不但信仰佛菩薩的人，得到他的慈悲加被，就是信仰的人，亦得到佛菩薩的恩德。所以佛菩薩，是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天人之師。

在沒有人把佛菩薩的偉大之處，告訴我們之前，我們祇有恭敬信仰，已經得到無量無邊的福德。假如有人把佛菩薩的道理，一五一十，向我們講出來，我們還是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就應該發起歡喜心，要多多去聽講，多多去研究。佛法如大海，越學越深，然後我們的智慧，才可以超出一切凡夫。對於愚癡的凡夫，不著邊際的攻擊，和毀謗，一笑置之，因爲佛菩薩的道理，確實偉大無可比量的呢！

佛菩薩，不是要我們去拜他，是要我們去學他，他有種種方法可以教我們，要怎樣才可以學成，要怎樣，才可以做一個佛菩薩。因爲佛與衆生，本來是平等的，不過我們積生累世，被一切邪知邪見，和一切愚癡罪惡所蒙蔽。如果依照佛菩薩的教法，念佛念咒，觀想修行，便可以恢復我們的本覺靈明，與佛菩薩無二無別。這真是佛菩薩最徹底的大慈大悲。孔子亦有說過，舜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可知人類是平等的，祇要我們尊重自己，立心向上，就是學聖、學賢、學佛、學菩薩，一點都不困難。所謂條條馬路通長安，倘若我們常常去聽經，常常去研究，依照佛經所教的，真實實去做，沒有不成佛之理，人生祇有成佛一條路，爲最好的路。若果我們，不信佛，不去研究，不想學佛，永遠不會跳出生死輪迴，千生萬世出胎入胎，長在苦惱之中，那真是不合算的。

今天各位同胞，有此福德因緣，聽到佛菩薩的偉大之處，應該要覺悟起來，發心向上，才不負佛菩薩慈悲救度的苦心呢。

是無明淨盡的，及無無明者。在一念未動之前，最少都有全部四十二品無明。若以佛眼觀看，全體已成為一整個的半晶明的無明體，此時即是有體無用連自己的主人翁，還未生存，又焉能生出神通智慧，妄想與佛同等相比。佛不能再成眾生，即表明，無明淨盡決不再動念，起無明，如金在礦中經過提煉成純金後，決不再成爲礦。眾生如礦未經提煉不能發生作用。經提煉後才能發展各種功用。現在將第二疑問的答案已經大略的答完。

現在我順便誠實的告訴各位。了生死，是天上人間唯一最難辦的事，因爲無量劫來所經歷的一切事。由六識經七識都收藏在八識田中，經過熏習的影響力，又直透過九識十識。習染深厚很難斷，只談初步斷六識的見惑即如斷四十里的狂流水力，但斷八識內的思惑的種子，更要經過常時的天上人間來回七次的死活，若再斷九識十識中的二種界內外的塵沙惑，這更要超過斷思惑的時間。這四種惑雖然時間很長，但這些都是我們收進來的，斷除的時間還算快。至於那四十二品微細無明，在我們的心性上，是天然生來就有，真如無明，二者是生在一起的，即如鑽石一樣。這是最難斷除的，動經無數大劫的，這也是及十方諸佛法身大士最難辦的事，如此可見成佛之難。

講於泰京中華佛學研究社

◎ ◎ ◎

但是諸位若決想立志發心在今生了脫生死，還是一條康莊大道可行。這就是唯有修淨土法門。在這末法的現在，外境的強牽及道心的微弱情況下，除此法門之外別無二法可救。依照我上星期日所講的信願行三字去修，決定往生極樂淨土。一登佛地即入不退，亦再不怕有五住煩惱的難斷。因爲生淨土的人，都有大智慧大神通，能見十方佛聽聞妙法

，能獲加被，有大禪定，一念萬規，萬劫一念，亦無時間與空間之隔離障礙，如此還有何慮，所以我今虔誠的勸請諸位。還是發願決定立志成佛。往生佛國，這是最爲穩當的一大便宜事。

註①：十二因緣中，每一因緣內。不但都有一行字在變異它的本體。亦即是說，從第一因緣無明起，一直連貫到底，至十二因緣，都有一氣貫通的行字爲主動力。不但順生門及還滅門如此，乃至成佛後，更普遍遍移默化的應運了。

註②：凡世間一切有情與無情（即有機物與無機物）皆俱有陰陽兩種性別。因一切有相與無相體質以內的「生死本性」從本以來，就俱有體用，動靜的天然性能，因此種種體質若混入物體，即有變化物體的天然力。再由各物體的體性，參差發展，即俱有各種無量種性的陰陽寒熱及無數複雜混合而生出的性能特質。如同現在科學所發表的，由最小的原子核心內的質子中子電子光子。皆俱有陰陽二性，如（正電荷及負電荷）以至原素及分子等。乃至稍大到動植物或最大乃至天地山川有形物與無形的靈魂音聲及風響，皆含有陰陽性別。即在同種同類同體之中，亦有不同的陰陽動靜昇降清濁之分的特性。由於上述之性能內含有很複雜的秘藏原因。故無明初動投入肉眼不能見的極小陽性物體內（即炭子）必須要用靜性多的地水火風四大助緣滋潤，方可生活在地面的物體上或成空中的細菌及微生物。主要的濕性助緣，必須有陽光的熱能，及陽光混和的溫暖空氣與水分子。這種陽性的無明體，屬動屬升即潛伏着強有力的動機，經過久遠的長期展轉的變異，活力申張漸至力強。因緣時至，即可發展，突生六識，相繼感生六根，漸成稍大動物

。無明若投入陰性「炭子」小物質內，陰性屬靜屬降，即生於泥土中，必須由陰性多的四大助緣培養。主要的如土中的地氣熱能及地中陽氣所混合的水分，及夜晚吸收太陽陰精之陰氣即能漸生壯大。由於本性能的內在活力，逐漸變異，自然發展到能生出難造的花草，及玄妙的構造至生機充足時活力強壯者方生葉實，因此種子是陰性，主靜性溫，雖性能強大，能長成大樹，但終爲無機體絕不發生強烈的衝動力，故終不會突然生出六、七兩識。既無六七識，當然亦不會再感生六根了。這就是植物有識無情。雖然能俱有千變萬化的天賦特能，然終不能離開崗位如動物自由活動。因此既不造業，亦無受報輪迴之事。此段即是顯示法界中，一切生物在起初，開始進化時，是必須而決定應遵循的最基本的軌則。

中華佛教文化館出版

各書七折優待

中華佛教美術二冊定價新臺幣三百元	
教乘法數	二冊
淨土十要	二冊
佛法省要	一冊
禪學大成	六冊
釋迦如來應化事蹟	一冊
人生第十三卷合訂本已裝訂成冊，每本實售新臺幣三十二元。以上各書請用人生郵政劃儲「八二五五」賬號匯款，即予寄發。	

六祖傳考(六)

曾普信

五、六祖門下

青原行思

六祖門下很多，可是聞名的人物不多，祖堂集舉起八名，景德錄列有四十名，此中青原行思禪師，後世稱為第七祖，可能是六祖門下最先輩的一人。

青原行思(七四〇寂)，姓劉，廬陵人(江西吉安)，出家受具以後，克苦勤修，即到韶陽隨從六祖，殊有一言蔽斷，擊破猶蒙之慨，可能是出家後二十歲受具，經過數年而從於六祖。了徹本心以後返回故鄉吉州弘法，四方禪客擁濟一堂。因住吉州青原山靜居寺，故名青原行思，靜居又名靖居，所以又名靖居和尚。靜居寺又名淨居寺。青原山又名清源山、清良山，行思何時隨六祖，隨從幾年，完全不明白，大概六祖示寂前二三年，既離曹溪而入於青原山。比神會到來六祖跟前的七〇一年早些，所以六祖臨終時的十弟子中沒有行思的名。又何認為懷思來曹溪之前，行思已離去了，行思又是懷思的先輩。

據景德錄，行思一見六祖就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六祖：「汝曾作什麼？」行思：「聖諦亦不爲」。六祖：「落何階級？」行思：「聖諦猶不爲，有何階級？」六祖深以爲大器。這箇變爲後世有名的問答。這個問題如果是事實，可見行思頗有進步，年紀又是相當，學者推測行思曾在六祖下十年左右。景德錄以爲行思爲六祖下的上首，六祖一日向行思云：「從上來衣法雙行，師資

遞授，其中衣爲信表，法可印心，吾今得其人，但吾因衣遺難，後代多爲之爭，故衣可鎮山門，汝可分化一方，不令斷絕」。因是行思入於青原山。六祖因衣遺難，是後世的傳說，事實可疑。「衣鎮山門」，理由爲防後世紛爭，或因弟子多，或其他理由。六祖之言如果是事實，那行思就是第七祖。景德錄以懷讓系統爲前，行思系統爲後，與祖堂集相反。

不知幾時，荷澤神會來參行思。神會因七〇一年神秀上長安後，來訪六祖，時三十四歲，又遊北地，訪問附近的禪會，歸曹溪而嗣六祖之法。可能於北遊時曾訪行思。可能是七〇四年神會三十七歲時。行思是神會的先輩當時可能是四十歲以上。或說神會的參問在六祖寂年，那神會四十六歲，行思不下五十歲。這時的問答，行思問：「汝從那裡來？」神會只搖身。行思：「猶在帶瓦礫」。神會：「和尚，此間是否有人把瓦金送人？」行思：「准使有人想送汝，應向什麼地方著？」。然則神會三十七歲，行思四十歲以上，懷讓二十八歲時，可能在六祖身邊。可以推定離開六祖而入青原山時，在七〇〇年前後。七二八年希遷來青原山，行思於開元二十八年(七四〇)示寂，大概八十歲以上接近於九十歲時。勸諭洪濟大師。塔名歸真。會昌破佛時，塔壞了。後由法嗣重建。門人尊稱爲第七祖，這是佛祖通載所傳，比較神會爲第七祖，理由充分。有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行思云：「廬陵的米怎麼價？」該問答，祖堂集，景德錄傳於後世變爲有名。宗鏡錄九七卷傳吉州思和尚語云

：「即今語言，即是汝心，此心是佛，是實相法身佛。經云三阿僧祇百千名號者，只隨世界，應處而立名。如色隨摩尼珠，觸青即色，觸黃即黃，如實本色，指不自觸，力不自割，鏡不自照，像隨所現處，各各不同，得名優劣不同。此心與虛空齊壽。若入三昧，是無不三昧，若入無相門，總是無相，隨所立處，盡得宗門。語言啼笑，屈伸俯仰，各從性海所發，故得宗名，相好佛是因果佛，實相佛即家之用。經云，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從心想出。亦云，法性是家焰。又云，法性功德。隨其心淨即佛土淨。諸念若生，隨念得果，應物而現，謂之如來。隨應而去，故無所求。一切時中更無一法可行時，自是得法，以得不更得。是以法不知法。法不見法。平等即佛，佛即平等，以平等更不行平等，故云獨一無伴。迷時迷於悟，悟時悟於迷，迷還自迷，悟還自悟。無有一法不縱心生。以是迷悟總在一心，故云一塵含法界。非心非佛者，真爲不過諸數量。非無聖之辯，辯亦不能言，佛無所作，道無可修。經云，若知如來常不說法，是名具足多聞。即見自心，具足多聞。故草木有佛性皆是一心，飲食作佛事，衣服亦作佛事故」。

此中有與懷讓之言一樣的部分，又爲馬祖的先驅，可見前來以爲馬祖之言中，亦已含有行思之言。所以南宗禪雖是馬祖與石頭所弘化，但其直接基礎在行思。又在懷讓。行思引用的經中的「三阿僧祇」在楞伽。「其心淨」在維摩。

南岳懷讓

南嶽懷讓(六七七—七四四)，與青原並稱爲南嶽，青原的後輩，同是第七祖，後世系統，勝過青原。

南嶽禪師，姓杜，金州安康(陝西)人，生於六祖曹溪的大七七年。十歲時好讀佛書，有出家之相，人品優秀，少年時出家於荊州玉泉寺，就於恒景(又名弘景，六三四—七一)落髮受戒，景德錄以爲十五歲出家。自嘆的說：「夫出家者，無爲法也。天上人間無有勝者，出於經所謂四衢之道，露地而坐」。當時坦禪師勸他到嵩嶽見慧安。坦是坦然的同學。慧安是五祖弘忍的弟子。六祖的同門。則天武后聖曆二年(六九〇)進入嵩嶽以後，該年相遇南嶽，可見南嶽受具後三年間從於恒景。又受到慧安的啓發，更入曹溪會六祖，可能是在慧安之下不久就到曹溪。這時二十三歲，爲六祖的侍者。初相見時六祖問：「從何處來？」南：「從嵩山安和尚處來」。祖：「什麼物怎麼來？」南：「無對，經過八年而開悟。即向六祖：『某甲有個會處』。祖：『作麼生？』南：『說似一物，即不中』。祖：『還假修證也無？』南：『修證即非無，污染即不得』。祖：「只此不染污是諸佛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侍從十五年，即到南嶽般若寺(七二二)。傳云：「六祖授與秘印，目爲宗師，乃陟武當，窮棲十霜而到衡岳」。武當是湖北，均縣之山，住十年至衡岳(南岳)就是七二〇年。這十年的修行，就是悟後之修，大成的基礎。

即在慧思禪師般若寺的故基結庵爲觀音臺，時有僧玄被拘於刑獄，請求懷讓的救護，救了僧玄以後，被稱爲救苦觀音。一般稱爲觀音大師。觀音臺亦從此出。宋代改般若爲福嚴，七三四年馬祖來南嶽，懷讓已住十五年，該年，又是神會在滑臺排擊北宗之年。懷讓禪師示衆云：「一切萬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碍。非遇上根，宜慎辭哉」。又云：「汝今此心即是佛。故達磨西來，唯傳一心之

法。三界唯心，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自心。心不自心，因色故心。汝可隨時，即事即理，都無所得。菩提道果，亦復如是。從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此中包含南宗禪的重要思想，又爲馬祖思想的根本。

有弟子道峻與道一。語錄以爲六人，景德錄以爲九人，共通的有常浩、智達、坦然、神照、嚴峻、道一的六人。後者尚有本如、玄晟、法空的三人。嚴峻與道峻同是一人，其他傳記不明。懷讓在南岳二十三年，弟子可能不少，天寶三年(七四四)八月十日示寂，享壽六十八歲。道一建塔於別峯。天寶八年(七四九)衡陽太守令狐權訪問前迹，捨財設忌齋，以後每年八月舉行觀音忌。敬宗寶曆年中(八二五—六)諡大慈禪師，塔號最勝輪。元和年中(八〇六—八二〇)常侍歸登撰碑。

荷澤神會

荷澤神會(六六八—七六〇)青原的後輩，南岳的前輩，但爲六祖法嗣，却是後輩，爲荷澤宗一派之祖，爲英傑遺下一百五十年的感化，所謂北宗排擊，可能不是六祖的真意。神會姓高，襄陽人，(湖北)，洛陽與江陵之間。宗密記神會的相貌云：「頂異凡相，如孔丘也，骨氣殊衆，總髮難測」。又宋高僧傳云：「年方幼學，厥性惇明，從師傳授五經，克通幽顯。次尋莊老，靈府廓然。覽後漢書，知浮圖之說，由是，於釋教留神。乃無仕進之意，辭親，投本府國昌寺顯元法師下出家。其誦誦群經，易同反掌，全大律儀，匪貪講貫。」

宗密又云：

「先事北宗秀三年，因秀奉勸迫入，和上遂往嶺南和尙」。又胡適博士以爲敦煌出土的神會語錄第三殘卷是南宗定是非論的一部份，其中云：「久觀年中，則天召秀和尚入內，臨發之時所，是道俗頂禮和尚，借問，和尚入內去後所，是問

徒若爲修道，依止何處。秀和尚云，韶州有大善知識，元是東山忍大師付屬，佛法盡在彼處，汝等諸人，如有不能自決了者，向彼決疑，必是不可思議，即知佛法宗旨」。又壇經明藏本以爲神會十三歲從玉泉寺到來六祖下，玉泉寺在荊州，神秀居處。但十三歲說不能信。

宗密又云：

「如荷澤和尚，先依北宗大通和尚(神秀)後往曹溪承惠南宗」。又王維(七五九卒)的大祖碑銘云：「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六祖寂於七三三年，七十六歲，神會於七〇一年到曹溪，六祖六十四歲，神會四十歲。

宋傳云：

「能問會曰：『從何所來。』答曰：無所從來。能曰：汝不歸去。答曰：一無所歸。能曰：汝太茫茫。答曰：身緣在道。能曰：由自未了。答曰：今已得到，且無滯留」。神門師資承襲圖云：「然能和尙滅度後，北宗漸教大行，因爲頓門弘傳之障，曹溪傳授碑文已被磨換故，二十年中，宗教沉隱」。此以爲神會排擊北宗的起因。神會自從南陽龍興寺，到來洛陽弘化時，住在荷澤寺。

胡適出版的神會語錄第二殘卷是獨孤沖撰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並序的斷片，又其第三殘卷是其一部份。其中獨孤沖的序云：「於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正月十五日，在滑臺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廣資莊嚴，昇師子座爲天下學道者說，梁朝婆羅門僧學菩提達摩，是南天竺國國王第三子，少小出家，智慧甚深，於諸三昧，獲如來禪，遂乘斯法，遠涉波瀾至於梁武帝——慧可傳僧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六代相承，連綿不絕。又見會上座在師子座說，菩提達摩南宗一門

天下更無人解。若有解者，我終不說。今日說者，！為天下學道者，辨其是非，為天下為道者，定其旨見。

這是對於神秀系的排擊。本文又云：

「和尚語（崇遠）法師，神會今設無遮大會，兼莊嚴道場，不為功德，為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為天下學道（者）辨是非」。又云：

「……頓漸不同，所以不許。我六代大師，一皆言，單刀直入，直下見性，不言階漸。夫學道者，須頓悟漸修，不離是得解脫。譬如母懷生子，與乳，漸漸養育，其子智慧，自然增長，頓悟見佛性者，亦復如是，智慧自然，漸漸增長，所以不許。

遠師問，嵩岳普寂禪師、東岳降魔禪師，此二大德皆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指此以為教門。禪師，今日何故說禪不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何名為坐禪。和尚答曰：若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信外照，攝心內證者，此是障菩提。今言坐者，念不起為坐，今言禪者，見本性為禪，所以不教人坐身，住心，入定。若指……在韶州能禪師處。秀禪師在日，指第六代傳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稱為第六代。今普寂禪師，自稱第七代，妄堅和尚（神秀）為第六代，所以不許」。

這就是六祖滅後二十年發生的滑臺的排擊北宗的內容。宗密約言為「秀門下師承是傍，法門是漸」。滑臺是白馬城，在河南省衛輝府滑縣。即洛陽東方，開封北方，黃河之北。怎麼在此地排擊，不明白。但從此確定了南宗北宗，南頓北漸的分立。宋傳云：「慧能受衣化於韶陽，神秀傳法荆門洛下，南北之宗旨始焉」。所以神會的排擊就是北宗排擊。

排擊的理由：宗密以為六祖滅後二十年中，北宗盛行，障礙南宗頓教的流傳，又說曹溪碑文被磨換，而且傳衣將被偷去。第二殘卷云：

「又普寂禪師同學西京清靜寺僧廣濟，景龍三

年十一月至韶州，經十餘日，遂於夜半，入和尚房內，偷所傳袈裟，和尚喝出」。

又說：「惠遠與玄悟，因六祖喝聲而驚起，在房外看到廣濟，令二人不出聲，二人入問六祖，聞入者是僧是俗，南人北人，六祖不答，只說傳衣在五祖下，三次險受偷，四祖下亦一次險失」。但這些都不能置信。

胡適博士以為當時尚無碑文，何有磨換的理由。就是有了碑文，亦不容易給北宗人磨換，即使磨換了，亦不成排擊的理由。元來偷衣換文，是因北宗人想滅慧能為正統的證據。而企圖北宗的正統性。然則北宗既認慧能的正統性，應有與之爭取的事實。可是神秀已有推賞慧能，北宗又無對抗的形迹，准使偷了衣，換了文，亦不可能引起北宗為正統的輿論。也不能想像北宗有了這樣的企圖，可能是神會系統的偽造。

宗密則以為北宗禪當時盛行於長安洛陽一帶，妨害南宗頓禪的弘通，但於事實上北宗併沒有故想妨礙南宗的形迹，而且嵩山却有南北人共住的事實。

又關於「師承是傍」「普寂自稱第七祖，強把神秀為第六代，所以不許。神會的這些話，有所不對。普寂併沒有說過達磨以來的正統只有神秀——普寂，其他不是。普寂自稱第七祖是事實。大智禪師碑銘云：「大通之傳付者，河東普寂，與禪師（大智）二人，即東山繡德，七代於茲焉」。

不僅普寂是第七祖，義福也是第七代，也不說其他是傍系。就神秀系統而言時，神秀的弟子都可以說是第七祖，併不是「妄堅和尚為第七代」，或者「謬稱七祖」。宗密也曾說「北宗六祖大通和尚」。北宗六祖當然是達磨以來的六祖，所以普寂當然是北宗七祖。

「法門是漸」：北宗併不是頓悟漸修，所以不許。但北宗書云：「佛子，諸佛如來，有人道大方便，一念淨心，頓超佛地」。北宗也有頓悟，宗密亦說：「漸修頓悟，頓悟漸修，頓修漸悟，悟修皆

漸，悟修皆頓，法無頓漸，頓漸在機」。

神會以為普寂的凝心入定，住信看淨，起信外照，攝心內證，是障菩提的，自以為念不起為坐，見本性為禪，不作坐身，住心，入定，可是北宗亦常說「念不起」。「見本性」又是北宗所說。然則凝心入定的四句，都是一樣的意義，不能說是障菩提的。究竟神會出來排擊的中心在那裡？

宗密即把「拂塵看淨」為北宗禪特質之一，借悟覺性的本有，掃盡妄念叫做拂塵。結果是看淨。覺性的信悟為頓悟，掃蕩妄念為漸修，這又與荷澤宗的頓悟漸修相同。可是宗密以為北宗不知妄念（煩惱）本來空無，不能真悟，就是北宗把妄念當作實有，這與南宗不同，南宗即為空無，客塵而已。但不應有的看作有，這是俗諦，有的看作不應有，這是真諦，可見北宗以俗諦為立場，南宗以真諦為本，立場互相不同，所以對於本有的覺性的相法，雖說信悟，但看法不同。神會語錄第三殘卷云：

遠師問，普寂禪師，名字蓋國，天下知聞，衆共口傳，不可思議。如此相非斥，豈不與身命有仇。

和尚答曰：讀此論者，不識△△，謂言非斥。普寂禪師，與南宗有別。我自料簡是非，定其宗旨，我今謂弘揚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衆生知聞，豈惜身命」。

可見北宗排擊的重點在普寂的禪與南宗禪的不同。可是普寂禪併沒有應受排擊的理由。然則神會只可能排擊神秀禪，其實五祖禪併不傾向於頓或漸。達磨禪還是一樣，只可以表面上看是頓，這是因為真諦為立場。亦沒有放棄漸的立場。二祖三祖都是一樣。四、五祖時，禪的看法說法、做法、好像有了變化，乃至三祖以頭陀行為主，一所一宿的生活，四祖五祖時，大眾定住一所，服務於治生產業，運水搬柴，尚不失為禪行者。傾向於漸，已不能決定頓漸。這又是神秀的修養，得了東山法門以後，經過十六七年的修養，到來五祖下以前，已是相當的學者。精通於內外之學，於其素養上，難

免傾向於俗諦，弟子普寂又是學者，故與神秀的傾向相同。義福又是有了素養的好學者，適合承受神秀禪的人。即由以上三人確立了北宗，所以北宗必然的傾向於漸。為漸亦不失為頓，不失為達磨禪的系統。神會也不致把北宗看作不是達磨禪，然則神會的排擊不成理由，只因系統不同，其標準也不過是主觀的。就是他離開神秀而到慧能下修行，北遊歸來，受慧能印可，觀察自己所得的南宗禪是頓，真諦為主的，優勝的。北宗禪即不同，遂以南宗頓教才是達磨禪的真髓。而開始了北宗排擊。

誰不承認慧能為正統第六祖？神秀即以慧能為五祖付囑的人。佛法悉在此人。又在宮廷向中宗推舉慧能，併無否認慧能為正統六祖，普寂，義福亦極明別神秀的言行，普寂自稱第七祖，以神秀為第六祖，這又是否認了慧能為正統六祖。可見神會的主張是不許慧能以外的人稱為六祖的，而且斷定北宗禪為障礙菩提的不正法，可能歸納於這二點。但是不正法的北宗禪盛行於北地，以為不應該，就想撲滅北宗的努力。然則北宗排擊是一種勢力的爭執。誰都知道神會的言動太過火了。難免有了偏狹與道德上的非難。而且頓漸是眞俗的立場的不同，不能單執一方的，不能排斥對方為不正法的，否則則是越教的。北宗又無這樣的態度，沒有傳說。然則南宗的態度，好像大乘排斥小乘完全是偏狹，不僅是勢力的爭執。

最大的缺點就是道德上的批難。神會主張慧能為正統六祖的裡面，含有師資相承為中心的思想，教外別傳，不立文學的禪宗，重視師資的證契即通，這是禪宗的生命，所以弟子對師的感恩，是保持生命的，對於師長應有感恩的眞情，否則沒有滿瓶傳統為中心的精神。神會三十二乃至三十四歲之間，與義福，景賢其他多數的同門在荊州，共在一起，早晚受到神秀的教導，是個弟子。從神秀下走開了，又不是因為機緣不合，只因神秀北上入京，又推賞南方的慧能可為諸人之師，因是走去南方訪慧能，就是神秀的指示。現在經過了三十四年，排擊

神秀的北宗，乃至想滅北宗。誰不嘆然。真是妄恩背義了。這是最大的缺點。正統六祖的主張與排擊北宗之間，確實有了精神上的矛盾。對於慧能的感恩，對於神秀的忘恩，併不能兩立。又神會把普寂作為對手，未及神秀，好像有點客氣，但這個難以辯解。不許北宗的漸，就是不許神秀的禪，神秀滅後，普寂代為統衆，所以對付普寂就是對付神秀。普寂自稱第七祖是稱神秀為第六祖的，不許就是不許神秀的，難免犯了道德上的忘恩行為，主張慧能為正統的是對的，但不許法門的漸與師承的傍的，這是錯誤了。神宗斷不許忘恩，否則將功補罪，個人是要受到惡果的。荷澤宗的衰滅是從這裡開始的。滑臺的北宗排擊在七三四年，普寂八十四歲，義福七十七歲，神會六十七歲時。普寂與義福，置之不理。不作辯解，只可看作忘恩的行動，併不理他。

結果如何？不能說北宗併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宋傳云：

「先是兩京之間，皆宗神秀，若不遶之魚鮪附沼龍也。從見會明心六祖之風，蕩其漸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時始判焉，致普寂之門盈而後虛。這是反於事實的誇張之言，以後不久，普寂，義福都示寂了。普寂有宏正，同光，法玩等多數的弟子，但於內部逐漸傾向於衰運。加上神會的排擊而促進了。

滑臺大雲寺的活動以後，神會怎樣行動？他在南陽龍興寺與王弼、張萬頃、王維等名賢接觸。因是出了名。禪門師資承襲圖云：

「天寶初，荷澤入洛，大播斯門，方顯秀門下，師承是傍，法門是漸。既二宗双行，時人欲揀其異故，標南北之名，自此而始」。圖覺大疏鈔云：「天寶四載，兵部侍郎宋鼎，請入東都。然正道易申，膠理難固。於是，曹溪了義，大播於洛陽，荷澤頓門，派流於天下」。

然則天寶四年（七四五）宋鼎請神會入洛陽，再而主張師承是傍，法門是漸，因是曹溪荷澤的了

義頓門，播至洛陽一帶，該年義福寂後第九年，普寂滅後第六年，神會七十八歲，住洛陽荷澤寺，曆代法寶記又以爲天寶八年（七四九）於洛陽荷澤寺定宗旨。可見連續住在該寺而從事排擊北宗。而且每月設壇為人說法，破清淨禪而立如來禪，天寶八年神會八十二歲。宋傳云：

「天寶中，御史盧奕阿比於寂，誣奏，會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時駕幸昭應，湯池得對，言理允愜。勅移住均部。二年，勅徙荊州開元寺般若院住焉」。

這是天寶十二年（七五三）的記事。這與如下的記事一樣。

「然北宗門下，勢力連天，天寶十二年，被廣衆，勅馳弋陽郡，又移武當郡，十三載，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勅移荊州開元寺。皆北宗門下之所致也」（然彼宗主必無此心，蓋是門下凡愚競於彼我也。

天寶十二年八十六歲，被盧奕誣奏為聚集衆徒，被玄宗召出而赴長安，盧奕是普寂門下，玄宗幸於昭應，引見於溫泉（湯池），移均縣住二年，宗密以為北宗所致，普寂滅後已十五年，宗主是誰不明，圖覺大疏鈔云：

「俠客沙難，五臺之事，縣官白馬，衛南盧郡二令文事，三度幾死，商旅縶服，會易服，執秤負歸，百種艱難，具如祖傳，達摩懸絲之記，驗於此矣」。記述了神會的困苦。這是因果報應。

可是天寶十四年（七五五）冬季，安祿山叛，洛陽陷落，長安受逼，玄宗奔蜀，肅宗即位於靈武，唐室陷於財政的窮乏。宋傳云：

「十四年洛陽安祿山舉兵內，向南京版蕩，駕幸巴蜀。副元帥郭子儀率兵平珍，然於飛輓索然。用右僕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成壇度僧，僧稅緡謂之香水錢，衆是以助軍須。初洛都先陷，會越在草莽，時盧奕為賊所戮，群議請會，主其壇度。于時寺宇宮觀鞠為灰燼，乃權創一院，悉資苦蓋，而中築方壇，所獲財帛頓支軍費。代宗郭子儀收復兩京，（下轉第二十六頁）

一
夕
閑
譚

常
愧



時進秋季，本省各寺廟，爲應民情的習尚，循例舉行一年一度的秋季中元法會。該會的盛況，爲各寺廟全年法會之冠。即以我住的這所偏僻山野裡，十足簡陋的破茅蓬來說吧，在平時根本沒有人來燒香拜佛，更沒有人來看我，真是寺前可羅雀，環境寂靜得如同止水一樣，倒是行者用功進修的場所。可是，一到秋季法會，香客就從四周重山中絡繹不絕的來了。於是，關外人聲鼎沸，似成市廛，一反往常的寧靜了。同時，看我的人，也因此頻繁起來，彼此見了面，問長問短，煞然熱情得很。因爲三天法會的關係，路途遠的香客，可以臨時宿在寺內。晚餐後，大家趁着閑談的時候，來至關前，請講開示。我因機緣難得，聚會不易，就隨即爲他（她）們結點法緣，既滿了他人的願望，也聊盡我一點僧責。然而，臨時的閑談，在未準備之下，沒有好的供養，祇有東麟西爪，想到說到而已。

諸位求福的心，頗爲佩服，在這酷熱的天氣之下，從農忙中抽空，經過翻山越嶺，羊腸小道來到這裡，參加中元法會。並爲先靈超薦，這慎終追遠的孝思，真了不起。時光易逝，此地三天法會，瞬間就了，不下諸位回家平時有無固定修行的課程。要知道，修行佛法，是依各人的環境和人事而定的。比如諸位皆是耕地種山，過着農作生活的，在每日念佛，就得有方便善巧的修法。不然的話，總難

免不妨礙到工作，倘因妨礙了工作而不念佛，這又荒疏了自己修行的工夫。若要兩得其益，務必要瞭解行門施設的權巧才是。

念佛行門有二，一是正行，二是助行。在正行中，又分有二，一是稱名，二是觀想。稱名念佛，出於小本阿彌陀經上，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這是在閑時，暫將世事擺脫，放下緣心，以求克期修證，所以很容易得到一心不亂的境界。若在每天早晚閑時，規定念若干佛，至少十念，如是積年累月，也可得到一心不亂，不過很不容易。舉個譬喻，如大火燒一鍋水，水很快就滾了。七日念佛，如大火燒水，所以易於見效。平常規定時間念佛，如小火燒一鍋水，久而不見其滾，但不是不會滾，祇是時間問題。除每日定時念佛而外，忙時照樣可以念佛，所謂一句彌陀，無分行住，（或出聲或默持）。即使睡眠時，也可默念。唐代大詩家白居易淨土頌云：行也阿彌陀，住也阿彌陀，縱橫忙似箭，不離阿彌陀。如是工作念佛，念佛工作，二而合一，不但不厭工作勞苦，反因念佛而覺愉快。二觀想念佛，出於觀無量壽佛經上，亦名十六觀經。這在行者靜坐時，當觀阿彌陀佛丈六之身，作紫磨金色想，立在蓮池上，作垂手接引狀。乃至觀佛身有三十二種大人相，有八十種隨形好。靜坐往來會悟沉或掉舉，尤其在勞作後，若以觀想法調之，則二俱不起。稱名念佛與觀想念佛，這二種正行，假使在日常動靜之中，時時修進，不相捨離的話

，則妄念不待錮除而自然匿迹，妄念既已不起，身心當下自在解脫。及至臨命終時，往生淨土必定無疑了。

以上已將二種正行約略的說過了，現在再來說助行。助行有二，一是世間的，二是出世間的。世間的助行，如對自己的父母要晨昏定省，百般孝順。對公婆如對父母一樣。對師長要恭敬，要敦親睦鄰，要敬老憐貧，要矜孤恤寡，要濟急扶危，要慈心不殺，不取非義的財物，不說人的是非，如是一切善舉的功德，若能發願回向西方，莊嚴淨土，而成就助道的行門。至於出世間的助行，要發菩提心，廣行菩薩行，如四攝六度，讀誦大乘經典，修諸懺法，廣修供養等種種萬行，以此功德，若能同向法界一切衆生，則無不是往生淨土的助道行門。還有一種微妙善巧的助行，就是當行者緣境的時候，將所見的人事，當作淨土的種種莊嚴和法眷想。將所聽的音聲，當作淨土的微妙樂章和念佛想。如是見聞，處處用心，即不待往生而此土已變爲極樂，不待花開見佛，而佛菩薩常在周遭。現在來說一譬喻，以總合上面所說的行門。我們念佛，就好比乘的一隻船，想從娑婆的此岸，而渡過極樂的彼岸。如果念佛得不着稱名與觀想的二種正行，盲修瞎練是不會見效的。就等於船沒有舵一樣，失却了航線的指南，是不會到達目的地的。既得着二種正行，務必要有世間與出世間的二種助行，用來輔佐正行的效率，使工夫日益增進。如船既有了舵，還得要篙

自力與他力

法商
學院 季 難 生

——讀木村泰賢著「解脫之道」——

人類最早為本能需要的滿足，進而乃有理性的認識，遂產生典章制度、倫理、宗教（進步的）等，人類文化始得充份之發揚，其中宗教所指示於人的理想，多為崇高、玄奧的、且為超世俗、超現實的，欲達到此種理想，究竟是個人「自力」精進而獲得？抑或另由超越個人之「他力」（如神、佛）而獲得呢？大概地說，以「智的信仰」為主者，是主張自力，如佛教尤其是原始佛教，而以「情的信仰」為主者，是主張他力，如基督教。嚴格地說在所謂以「智的信仰」為主的宗教中，固自有自力，但也有他力，同樣在所謂以「情的信仰」為主的宗教中，也有自力，他力並行對立等情形，只是各自著重點有所不同罷了！

一、佛教史上自力與他力論爭的事實

原始佛教是完全的自力主義者，其主張「以自為先，以自為依處而住，亦勿依他為依處」，可是關於「入悟門」一點，其間竟發生一種他力主義者，所謂「由他而得入聖道」的論者（大眾部主張），因之在教會裡，遂生論爭，這在初期佛教教會史上，是很有名的事實。其次為數論派與瑜伽派的論爭，該兩派都以「智的信仰」為主而主張徹見自己的本性，為解脫，為救濟的，可是在數論派方面是想以徹底自力的觀法，來達到其解脫境，而在瑜伽派方面，雖然和它的本體觀相調和，但卻立有一種「神」，而且以受神的加被力，為達到其目的方便。再次為大乘佛教中自力聖道門和他力淨土門之優劣比較，在佛教信仰上，有時，也是論爭得非常激烈的問題，因為大乘佛教是從原始佛教所延長，開展出來的，所以自力與他力之論爭，至此已成為明顯的對立，尤其是大乘佛教教理的一個特徵，一方面承認我們內心的「佛性」，另一方面以慈悲救濟

濟的主體開展了佛身常住的思想，所以自力與他力的問題，自然會關連及此而發生出來，在自力論者主張所謂佛陀的救濟，畢竟只是指導者的意義而已，真正的解脫救濟，還是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來開發佛性的，而他力論說佛陀的任務是在以其「無緣的慈悲心」來救濟一切眾生，尤其是發了「眾生濟度未盡，誓不成佛」的大願，這是佛自己的約束，並無須等待我們的要求和努力，佛自然會來救濟我們。雙方彼此的見解似為對立的。

二、何以會生自力與他力的問題

人之生命活動本質，在於「生物的本質之欲」，即在其「欲生的意志」，此意志本身是盲目性的，用佛教的話說即謂「無明」，用叔本華的話說謂「盲目意志」，它的本身却具備有三方面活動的傾向，即以「生存欲」為中心而擴大至「愛欲」或「權財欲」，此種盲目性生命活動之開展，漸漸就引起心理之活動，即佛所說的「從行（意志）而生識」（自覺、自省）這就是對於含有盲目的衝動意思之反省，其結果竟生出了「絕對（無限）生命」的要求，一般所謂所謂「自我」，就是如實地痛切地感受對此「絕對生命」的羨慕。當我們覺醒及此，我們意志的要求就帶有「二重性」；其一即是「對於現實求樂的傾向，另一就是絕對理想生命」的憧憬；前者是「個體性」的，後者是「普遍性」的，前者是「物質性」的，後者是「精神性」的，「靈性」的，前者是「不斷地追求而得不到滿足」的，後者是「絕對滿足理想」的，前者是「暫有性」而後者是「永恆性」，兩者之間就形成只須擇一棄他，不許妥協的截然對立，於是意志的分裂由此而起，靈肉的爭執由此而生，既然如此，那末把「絕對的

檣櫓續來以助運行。本來念佛有了正行與助行就得了，若再加以一種微妙善巧的助行，即能安忍當前的人事與環境，脫落無明煩惱的枷鎖，由此身心自在解脫，時時如處於安養之中，是多麼的樂意啊。就好比一隻船，樣樣齊備，若再加以風帆，則乘風破浪，很快的就到達目的地了。

諸位宿植善根，有大福報，能够了知現實的世間和人生，是污穢惡濁的，苦痛無常的。為欲法除穢惡和苦痛，而發心歸依了三寶，從忙忙中學佛念佛，以求得人生現前身心真正的安樂。同時，更希求身後能够往生彌陀淨土去過着永恆的安樂。以這種善智的抉擇，純正的心情來修學佛法，誠為一般迷途漢所望塵莫及的。眼看社會上一般迷途漢，為享受着食衣住的華美，於是，物慾薰心，整日如採花蜂似的在追求實現他（她）們旖旎幻想。如一旦得之，倒未必是樂，何以呢？既得之，則時時憂慮恐懼而失之。如果疏於籌劃，一旦而失的話，其苦痛誠非筆墨所能形容的。人們為着過量的物慾和享受，生活也就日益緊張，精神負擔日重，結果不免遂進神經醫院。說到這裡，想起一則笑話。從前有一隻老鼠，因貪喫無厭，而跳進米缸去喫米，想出來的時候，再也不能出來了。後被人發覺，將它取出殺了。當時有人問：這到底是老鼠喫米呢？還是米喫老鼠呢？這意思是說，一個人如果迷戀於物慾的話，終不免為物慾所害。要知道，物質本來是為人而設，人不是為物質而生。古人說：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人們當要素其位而行，不可為物慾而令智昏。了知人生已是苦，若再苦逐於物，則苦上加苦，何苦來哉？若人要真正求得現實的安樂，則無過於歸依三寶來修學佛法。佛法是遣除人們迷於煩惱的苦痛，是啟發人們悟於真理的法樂。這種法樂是純淨的，自在的，解脫的。時間已過，最後希望諸位，腳踏實地，老實念佛，以享身心的法樂南無阿彌陀佛！

生命「實現於自己的方法，究竟如何呢？此在宗教修行的方法上，所被採用過的，雖有無數的種類，但概括可分為兩類：其一、即是專以過去實現生命為主旨的方法（自力），另一即是專俟絕對生命本身活躍的方法（他力），首從前者來看，認為我們雖持有無限生命的要求，而所以不能如實地實現它的理由，就因為我們太拘執於現實的生活，為物欲所縛，而執著於五官的感覺，無法高躍達於絕對生命的理想，因之，想要實現絕對生命，與其強調絕對生命之本身，毋寧超越現實不自由的生活急務，故須抑制「本能的欲」（尤其是我執我欲），然後潛在於我們內在的「絕對的生命」會不求而自出，所謂解脫就是從這方面進至於安心之自覺，自力即指著在這種想法下而進展其修養的。再從後者來看，認為我小小的自己，儘管怎樣努力，畢竟是微弱而無力，絕沒有力量獨立飛進到「絕對生命」的地步，恰如以自力不能支持自己於空中一樣，故實現絕對生命於自己的方法，是要求之於他力，而且絕對生命本身，是具以慈悲博愛來救人的特質，所以只要有「至誠心」來祈願，是絕無不受救濟的理由，而你我小小的自己，只要願求救濟，且有接受救濟虛衷與直心就够了，至於特殊的自力修行法，都是不必要的，他力就是徹底推進這個想法，其主要者，就是把「絕對的生命」求之於自己以外之立場。

三、自力與他力的調和

從形式上看，自力與他力是絕對不相容的，但把它當作「宗教的純粹經驗」本身來看，那並不是不同的，只不過把同樣的經驗，翻譯為不同之表象而已，故兩者有調和統一之處，首就絕對自力來看，不依賴「神」、不依賴「天」，全由自己的自制而想徹底大悟，是十分困難的，同時，到了將要「證悟」（即是解脫的實現）的階段，還是非等待有

一種他力的存在不可，因為達到「證悟」的修行方法，雖然修行者底意志，可任意支配，但「證悟」當體的本身却非等待著「時節因緣」不可，這是修行者本身無可奈何者，而且「證悟」概是從無意中爆發出來的，這由修行者方面看，把它認為是一種「天啓」，例如佛陀為要成正覺竟費了六年的時間，阿難尊者隨侍佛二十五年，而終至佛滅度後始開發其心地，這皆因「證悟」為「天啓的爆發」，在時節因緣未至前，是不會來的，所以天啓的爆發，雖然可說是認真修行的結果，但那並非唯一的條件，另外還有一種不可說明的機會（即時節因緣）在表演著偉大的作用，這好像是鳥卵將要孵化時，雞鳥從內部啾啾着卵殼，同時母鳥也從外面啄着卵殼，這樣「啾啾同時」才能夠得其新生，「證悟」的境界，即同此理；由於修行者的努力以及「時節因緣」內外一致，才能體會到悟境，那末自力的究竟地，在最深奧的意義上是和他力一致的。再從他力方面看，它的中心思想，雖是要完全捐棄我意，而對於「絕對者」（指神佛等）要表示全然地憑依，但是完全捨棄我欲意志，而專心信賴「絕對者」，其純真的信仰心源又是什麼所養成呢？那還是靠自己努力的結果，而且「信心」和「念佛」都是佛的本願而迴向（迴轉趨向之義，以所修之善根使自成佛之謂）著我們的結果，這在本質上，和遣去我執我欲為主旨的自力修養，有什不同？所不同者惟在其表象上；自力者解釋為「自己的意志力」，而他力者則解釋為「他」所使然，但不管採用何種說法，在其捨離「我執我欲」的個人意志為其「入信」或「證悟」之條件，此點在實質上可說是相同的。總之，由兩方面來觀察在自力中却含有他力道理，而在他力中也含有自力的道理。

四、佛教中之自力與他力

佛經有曰：「心即是佛」，另維摩詰和文殊也

有段答問；文殊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維摩詰答：「當於一切衆生心中求」。皆足以說明佛教是講求自肯自決之自力的，我們知道一個純他力的宗教往往限制了個人獨立自由思想的發展，阻礙了個人基本慧性的發揚；此即低估了人的價值，低估了人性的尊嚴，塞住了極成人道之路，這是和「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精神不相容，故佛教在使人能以其識開其智，故佛教是以自力為主的，但是佛教也有感應神通之他力，而且佛教所依靠之他力非如其他宗教僅有惟一主宰之上帝，而是信賴千百倍萬聖賢佛菩薩天神之力。既然佛教有了自力，為何又要他力？此皆因自力與他力並不衝突，而且相輔相成；所謂「有禪（自力）有淨土（他力）」猶有帶角虎；可知自力他力兼用，其力量之大了。同時，自力因各人秉賦不同，而有種種不同之微悟和解脫，而他力則在人不能以自力轉出時和不及以自力轉出時，予以助力，以使人能在誠信與祈願中獲得庇佑、了脫，故自力是佛教救世事業所獨立興發的無量活力，它包括了自我的淨化及服役於人類，而他力則為佛教生死解脫所以一同獲佑之最大依託，它包括了憂患之攝化和生命之安頓。

五、結 論

當一個人病危之時他一定要求醫，同時，他對醫生的處方必需要有信心，而且願意依方療治，他的病情才會起色。佛陀就是能為人生疾病處方的醫生，佛法就是他的處方，而我們惟有先立信心願受治療，並且自己實際依方服藥，人生的種種煩惱疾病才會消除，自力與他力的道理即同於此。總之，佛是由人修學而成，成佛乃是人人分內之事，無論以自力或他力，惟有「力行」才是起點。佛陀已有千萬經典的光明指引，只要我們能身體力行，就能達到齊佛的境界！



高僧異記

·煮雲·

法進禪師 住山八十年

隋朝法進禪師住在益州響應山玉女寺，寺後有一片竹林，禪師常常在林中坐禪，每次當他在參禪時就有四隻老虎圍繞在他的左右，禪師也會叫牠們別出來露相。

後來禪師開始修習水觀，寺內的人看見他的繩床上盡是一片清水，覺得很奇怪便順手拿來兩塊石子放在水中，天晚禪師回寺，感覺得背上隱隱作痛，他若有所悟的查問寺內的人，於是他才知道石子與清水之事，所以他便吩咐他們在隔天一定要將石子除去，第二天他又照常進入水觀，果然他們又在他的繩床上看見原先的清水和那兩塊石子，等到石子取去後，禪師的背痛也痊癒了。

為蜀王妃治病——

開皇中蜀王秀有一次出遊益州，他的愛妃忽然患心腹痛，諸醫束手無策，這個時候相傳白崖山有一位道士，能呼風喚雨，驅使鬼神，就派人請他來醫治，但是請是請來了，那位道士也費了許多手脚，然而始終就不會見效。

後來有人介紹禪師，蜀王派長史張英到來想恭請禪師去醫治他的愛妃

的病痛，但禪師却對他搖搖頭說：

「貧僧住在山上算來已有八十年了，我是誓不下山的。」

接着蜀王又派司官方信及一百多名隨從迎接他去，可是他却始終不肯下山，這時蜀王大怒，便親自入山，想來責他傲慢之罪，等到他入山進寺禮佛後，見了禪師，他看見禪師一副莊嚴的儀表不覺身顫汗流。竟忘了來意，口裏期期艾艾講不出一句話來。

這時禪師却在旁邊開口對他說：「大王！一切眾生，皆是佛子，都需要我們去拯救，為何你只偏愛你的王妃呢？」

蜀王聽了頓時滿面通紅，但他忘不了他的愛妃正呻吟床褥的痛苦情狀，不惜硬著頭皮向禪師苦苦哀求，最後禪師才答應他說：

「好吧！你先回去吧！我隨後就來。」

坐常面西的道諱禪師

唐朝的道諱禪師俗姓衛，并州汶水人，十四歲時就削髮為僧，精研經論，後承神鸞禪師修淨土諸業，很有心得，也證得許多神妙的靈相感應，有緣

了，便說：

「弟子應該步行跟隨禪師一道去的。」

法進禪師聽了却搖搖頭說：

「僧俗各異，還是你先走吧！」

蜀王一行騎馬經過了兩天的路途方才到家，但是進門才知原來禪師早在一天前就到了。

王妃的病，經禪師治後多久果然完全好了，蜀王為了酬謝他的大恩，送了他很多值錢的物品，禪師分文不取，但蜀王堅持他非接受不可，最後不得已他才盡數作為寺中的公物。

大師寂後，人神共泣——

當他向蜀王告辭回山時，不但蜀王及王妃，連送行的人都看見他走路時兩腳離開地面約有四寸的距離。大業十三年，法進禪師圓寂了，死時在他寺院的四周人們可以聽到有淒厲的龍吟猿叫聲，三日中一直就不會間斷過。

人看了心裏很欽敬。

這時他是住在汶水石堅谷的玄中寺，這裏就是神鸞法師所立的地方，他在這裏廣弘佛法，講經念佛。

他在行道時，曾有一位僧人在定中看見禪師忽然現莊嚴佛相，又看到西方寶相不可言說，從此禪師威德日增，道譽遠播，從此男女老幼來參加念佛勝會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他看到這種情形也特別高興，曾為大眾講了無量壽經，和觀無量壽經多次。

有邪惡的人，想要來破壞他，等到見到禪師的慈容後，莫不受他的威德所感化，向禪師恭敬禮拜而歸。

他常勸人稱念阿彌陀佛的聖號，並用麻豆等物來量數，每唸佛一聲，便放一粒進去，像這樣一面唸一面裝，不久總數竟裝有百萬斛之多。

禪師著有淨論兩卷，遵崇淨土，明示昌言。

自從他宗奉淨土之後，坐常面西，稍有餘暇，就誦念佛號，每天以七萬聲佛號為限，當時淨土一宗，能够西行廣流，使道俗念佛修行，歸究起來都是他的功勞。

——大師圓寂，天雨寶華——

貞觀二年四月八日，他已經八十四歲了，這時自己知道時候到了，便通告大眾，屆時聞知趕來的人遍滿山寺，大家都看見神鸞大師端坐在七寶船上對道諱禪師說：

「你的淨土道堂已經完成了，但

是餘報却猶未盡。」

圓寂時，他們又看見師化佛住在空中，這時天花飄散，參加的男女們都用衣裙去承接，拾得的天花，滑潤可愛，忽然在地上湧出許多蓮花，經過七七日還不萎謝，其他不可勝計。

法喜禪師 誓達本願

唐法喜禪師七歲時出家為沙彌，白天燒飯採柴，夜間誦習經典，山居無燈，他燒着木材，藉它微弱的火光來閱讀，這樣一直經過很多年，便讀過了許多經，後來他專以法華為宗。

仁壽年中，文帝詔他住在禪定寺，負責保管佛牙舍利的職務。

不久因他的剃度師去世，便發願誦念千遍的法華經來報答師恩，一日寺僧見到一隻白牛，駕了寶車，進入喜師的房中，於是他們一齊追來，但是進門一看後，裏面空無一物，才知道這是喜師虔誠感召，那隻白牛正是法華經中的大白牛車，即最上乘的意思。

他在未死以前，在山上看好了一塊地方，囑咐弟子在他死後把屍體送到那裡給野獸結緣。

慧鬼禪師 遣散群鬼

慧鬼禪師不知什麼地方的人，只知道他住在長安的一個大寺中。

他持戒精嚴，常常到山谷中修習禪定。

有這麼一天，當他在山中參禪的時候，一群山神鬼怪起來搗亂；最先是一個無頭鬼來恐怖他，慧鬼禪師神色不變，很從容地對他說：「你呀！沒

的瑞相，指不勝屈。

禪師七十歲的那年，忽然早已脫落的門牙重又生出，身體更加健壯，容光特別煥發，就是到八十四歲往生時，還是沒有改變。

不久他死了，徒弟們見他儀貌端嚴，便不忍心這樣做，想要將他埋藏，沒想到將要起行時，忽然天下大雪，隱覆去路，喜師在中途還降神對徒弟們說：

「我要露屍山野，給施衆生，你們為何違逆我的本志？」

但是大衆不從，仍然安藏窟內，經過很久，儼然都沒有腐壞的跡象，宋朝安國公還親往看他，神色如在，讚歎而同，後來又經過很久，奇怪他的屍體依然沒有腐壞，因此有人就舉開他的衣服來看，誰知道他自頭頸以下，全身的肌肉早已為禽獸所啖盡，不過他的枯骨依然整齊地支架在那裏，這是他的本願所致，非達到目的不可啊！

慧鬼禪師 遣散群鬼

有長出頭來，那一定就沒有頭痛之憂了，這不但是很快樂的事情嗎？」說完那個無頭鬼便不知去向。接着又有一個沒有肚子的鬼手舞足蹈蹦蹦跳跳地迎面而來。他又對他說：「沒肚子的你呀！不是可以免去胃腸的病痛嗎？那也很好！」一會兒他又看不見了。就這樣地許許多多稀奇古怪的鬼

都被他用極輕鬆的語氣所遣去而無可奈何他了。

——不為魔女所動——

有一年冬天，天氣異常寒冷，天空中正飄着大雪，有一天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來到他所住的山谷中，只見她長得形貌端正，衣冠楚楚，嬌媚柔雅，不時以眉目傳情，並且自己對慧鬼禪師說：「他是一位天女，因為你的德行很高所以天帝特地派我來慰藉你，說完便要對他輕薄起來，可是他堅志貞確，一心無擾，很正色的對她

能見業影的 道舜禪師

隋朝的道舜禪師住在澤州羊頭山，這裏就是當年神農定藥的地方，他在此地結茅蓬居住，每天只吃一餐，剩下的時間他常常獨自靜坐，因此德業愈進，並能感風來同他住在一起，而且各自產育互不侵犯。

他修行的地方常常有老虎蹲踞在他的左右，有時他也會為他們說法，遇到人來了，就叫老虎走開，或者問天有什麼衆會有很多人將要來了，便吩咐老虎，叫他不要來。果然第二天老虎必定不會再出現。

禪師身上常著破爛的僧衣，不分日夜逕自在林野中行走，一時虎狼野獸都成為他的侍者。

——女人死後為牛——

開皇之初，禪師忽然下山，遊化人間，來為村民說法授戒，這時候有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也隨着衆人來受戒，禪師對她望望，面露遲疑的神色說：「你啊！以後當生為牛，既然這

說：「我的心已經和死灰一般，絕不會為你所擾，請即時去罷！」

這位年輕貌美的少女看他心志堅定，嘆喟了一口氣說着：「海水可竭，須彌可移；彼上人者，秉志堅貞。」

說完她便駕着雲走了。慧鬼禪師在隆安三年和法顯師相偕到西域求法佈道，以後人們也就不知道他的事蹟了。

道舜禪師

當時在旁的人，聽得目瞪口呆，有的嘖嘖稱奇，有的以為禪師妖言惑衆，甚至有的要拿棍子打他。禪師看到這種情形，便對他們說：「你們的眼睛是看不出來的，如果一定不相信的話，那麼可以試用腳踏她的背後空地，因為那是牛尾業影，這個女人一定會痛得站不住腳的。」他們依禪師的話去做，果然那女人大叫一聲，倒在地上起不來了。

衆人這時方才相信禪師的話誠實不虛，於是他們都一齊跪在地上，請求他施法拯救她。

禪師心懷救世憐人之大願心，他試作定觀，俄頃便對她說：「你家裏非常富有，積粟萬石，姑且就著拿它去救濟窮人，來修修福吧！說不定可以解救的！」那個女子感激得痛哭流涕，再三叩首領命而去，後來禪師知道她的惡業已經根除了，便為她授戒。我們只要從禪師能見業影的這點看來，便知道他修行工夫的造詣了，雖然是聖人大概也不過如此罷了。

寄

一大早，天還沒亮，秀文就悄悄起了床。拿一塊黑布遮住了燈光，輕手輕腳的在屋裏摸索，洗了澡，梳頭化裝，一切都弄舒齊了，東方才露出一抹魚肚白。

蚊帳裏丈夫鼾聲如雷，半壁燈光正射在鏡框中濃眉大眼冷峻嚴厲的照片上，她抿一抿嘴唇，向它做了一個鬼臉，心裡說道：「你凶吧！此刻就是變成一隻老虎跳出來，也阻擋不了我。」

真的，今天是她生命的轉捩點。怯弱柔順的她，忽而堅強起來，不由自主的感到一種自由自主果決的快意。她走進廚房，叫醒了下女。關照她料理丈夫的早餐，吩咐買什麼菜。告訴先生，她要上山上的佛寺去玩一天，說不定傍晚才回來。把這些交代清楚，她就大踏步的跨出那牢籠似的家門。

秀文沿着河邊走去。河水潺潺的流着，彷彿舒捲着一匹舒展不完的銀線——近者如斯乎，不捨晝夜，她悵然望着流水，鼻頭發了酸。

「快樂，什麼叫做快樂？」她一路問着草叢中閃爍的小黃花。草葉上的露水，閃亮如珍珠。檸檬黃的朝陽，柔和的光，像母親溫暖的手掌，撫慰着她的身心。晨光太可愛太親切了，叫她只想流淚。

托

河邊來了幾個小孩，拿着個菱形長尾巴的風箏，一人牽住線，其餘的扶住風箏飛跑。一鬆手，風箏搖搖擺擺的上天了，一陣歡呼未了，刮上了樹頂，線斷了。斷線的風箏，高高懸縈於綠蔭叢中。有如一隻垂死的白鳥，輕輕顫動翅翼。她想：我可不也是一隻斷線的風箏？童年遠去了，青春正在消逝，和以往一切關連斷絕了，牽牽扯扯的絆在樹枝上。破滅了以往一切希望和夢想。唯一留給她的是絕望的寂寞。

想起跟舅父來臺之初，那時的抱負又是如何遠大？臨動身的晚上，媽媽拿出她的私蓄；一隻鑽戒，一付金鐲。千叮萬囑的叮嚀舅父說：「我就這麼一個女兒交把你了。無論如何，讓她要讀完大學。拜托你物色個相當的對象，不管貧富，只要她們合得來，快活過一輩子，我死也瞑目了。」當時她真像媽媽囑咐，這還消說嗎？升學是必然的，將來有了個幸福的家，一定得把父母接出來享享老福。

舅父一來臺北，無巧不巧碰上他老同事章祖明，老章正逢亡妻之喪，事業似乎也不順手。兩人一拍即合，不久開辦起一家進出口行。不到一年，經營不善，商行倒閉。章祖明却另開設起化工廠來。舅舅則因商業失敗，經濟崩潰，一病不起，彌留之際特

荷芬

把他二十歲的外甥女托咐給老朋友照料。那年秀文沒考取大學，章伯伯請她到化工廠做事。長輩兼上司，愛護她很周到，暗地裡控制她也嚴嚴。幼稚懦弱的她，在老練有計謀的圈套的籠絡下，終做了章祖明名正言順的繼室。

她在臺唯一的同學于敏聽到婚訊，曾經過來坦率的勸阻說：「章祖明是個唯利是圖的商人，和你類型完全不同。比你大了二十來歲，難道這對你合適嗎？希望你三思而行！」

她默然無語，儘自傷心地流着淚，一個女孩子被奪去了最寶貴的貞操，還有什麼好說呢？

婚後，一張長期「飯票」的連繫，使她更緊密的束縛住。雖然做了老板夫人，她仍是工廠的職員，除了每天上班，還得料理家事。家用有一定數目，用一分錢，交一分賬，每晚交賬，章祖明是錙銖必較的。她自己的衣著零花則在每月工廠三百元薪水下自理。她自食其力，而待遇不如下女。

她本來是個活潑開朗的少女，婚後的心情却有似形將就木的老婦。她喜愛看電影，不成，丈夫是個不進電影院的人。聽聽收音機吧，紹興戲哭哭啼啼，京戲鏗鏘嚨嚨，這都是為專家們所播的節目。晚上看看文學書籍吧，對方準會發牢騷，這些勞什子在

章祖明眼裡，不值一文，與其有工夫看看書，倒不如幫廠中多核核賬目。她為要看小說，特地買了一支手電筒，等到更深人靜，偷偷地躲進被窩去看。

生活方式被鑄進定型的鐵模子，人變成了一架無人味的機器。這些年來，秀文的双親在大陸相繼去世，和親人團聚的天倫美夢既告破滅，更增身世淒涼之感。她孑然一身，和孤魂一樣，活在世間到底目的何在呢？為的每天吃三餐，做行屍走肉？為的替章祖明記賬打算盤？為的看他冷冰冰的市儈面孔？精神的一無寄托，猶如一朵殘花，一片斷葉，委諸流水，任歲月飄流。

前天于敏忽然來訪，同住一個城市的朋友，竟四、五年沒有見過面了。于敏一點沒有改變，已經四個孩子的母親，仍保持青春活潑，好像一個出售「樂觀主義」的快活推銷員。她譏諷于秀文的憔悴，和厭惡無生氣，她關心而有興趣的詢問着秀文的近況：「說你不是有病吧？為什麼不送醫院檢查檢查，結婚十年了還沒有孩子。」

「孩子嘛，是愛情的結晶。沒有愛情，那有孩子」。她半認真半玩笑的答。

「秀文，我看你改變得很多……」于敏小心的試探着：「說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你的脾氣太好了，所以容易受人控制，你為什麼不出來走走，散散心。」

「我倒不是怕他，廠裏事情太忙，沒有工夫出來玩。再說也是自己心

恢復懶，提不起興趣，所以幾年都沒去看你。」

于敏忽然想起一件事，告訴她說：

「彌勒山上有個老和尚，認識你，說是從小看你長大的，挺惦記你呢！」

「哈，你交際可廣啦，同和尚也打起交道來了。」秀文傳染了于敏的開朗，笑着說。

「你不知道，我現在是佛教徒啊，你如果接觸到佛學，對人生的看法又不問了。」

突然一道閃電在秀文腦膜上一亮，于敏所說的老和尚，莫非是祖父最欽敬的圓果法師？小時，爺爺最喜歡他，到佛寺去找老和尚下棋，請問經典上的文句，或是參加念佛會，必定牽着她的小手，帶她到廟裏去爬寶塔，看花，吃素齋。「上廟」在記憶裏是最富詩意而清幽的事。而那個老和尚笑嬉嬉的圓臉，正是她童年彩色版的封面，所有的甜美回憶似乎都和那付圓面孔有關呢。不錯，他是爺爺的好朋友也是爺爺的師父。她決心要上山去看看這位稀有的同鄉長老。所以那天，約了于敏今晨一起上山去。

秀文沿着河邊走，跨過一座小橋，就是車站。迎面遠山起伏，藍中帶紫。幾朵白雲，冉冉如帆，滿載鄉愁，飛馳到千里外的故鄉，一切親人的面孔油然湧現到她的眼前。她爲要去

拜見一位，目睹她土生土長而對故鄉有同一熟悉記憶的長者而歡欣着。

于敏在彌勒山麓的廟門口等她。

鬱鬱蒼蒼的濃綠，露出佛寺的一角飛簷。噯！噯！悠沉的鐘聲，穩穩的定住一顆心，顯得山林更幽靜。秀文還未走近佛寺，一縷心魂忽被提起，來，舉得高高的離開了俗世，蕩蕩了塵念。

于敏帶她經過繁花茂密的園圃，又穿過幾處竹林，來到一座雅緻的精舍。一位白髮白眉的老和尚帶着老花眼鏡，正襟危坐的在看經書呢，于敏肅容向前，輕輕叫了一聲師父，雙膝跪倒泥地叩拜下去，秀文不由自主跟在她後面，照做無訛。

相隔二十多年，老和尚若有神通，一看就認出是她。老人家打着哈哈笑說：

「記得嗎？你表姊小時幫你剃頭，頸子上劃破一大條，把人嚇壞了，你這條小命兒是檢得來的喲！」她摸摸自己的頸子，果然傷痕猶在，可是一點也記不得了。十多年以來，第一次聽到親切的聲音，真正的一位土生土長的同鄉，年光倒流了，回到了她純潔甜美的童年。在智慧風趣的殷殷垂問下，也開啓了她性靈始覺的曙光。

圓果老法師留她們在山上吃了飯，爲秀文說了一個方便歸依。送了一堆佛書和一座細瓷觀音。使她滿載而歸。

遊仙體和中行原韻

縹渺五雲中，黃金鑄樓閣。綺窗不見人，檐鈴如相答。

跨龍入滄波，群動方戲泳。瞥見領下珠，如睹飛天鏡。

昨逢老瞿曇，妙道契無上。杳然脫根塵，非來亦非往。

伴莫柳忱資政避壽阿里山疊韻奉和

如是庵雜俎

漂泊集

十二

念生居士

玉山深處賞芳春，花片飛紅散滿身。携榼開樽同

祝嘏，大家都是畫中人。

和風應物本如春，歷盡冰霜百煉身。漫擬懸車樂

泉石，蒼生霖雨待斯人。

石楠花報玉山春，夾道松陰翠滿身。指點烟嵐呼

攝影，一時同作鏡中人。

燦爛朱櫻送晚春，茅亭小坐自由身。不須月色論

今古，一樣清光照世人。山有古月亭

晚餐桌上，電風扇呼呼的吹，吹不開瀟瀟的低氣壓。筷子碰着碗，發出不悅耳的響聲。秀文慢條斯理的扒着飯，細嚼着一塊紅悶麵筋。她瞥了一眼對面的丈夫，面孔拉得好長，滿臉嚴霜，他吃菜倒吃得起勁，兩頰鼓鼓的，腮骨迅速的磨動着。秀文心中好笑，想道：「看你把我怎樣，老以為我是一團軟麵，隨便你去搓揉呢！」

祖明推開碗筷，看也沒有看她一眼，逕往客廳走去。「火柴呢？火柴！哪兒還成個家？」他手上拿了一枝香烟，在屋內團團轉，找不着火柴，把香烟折成兩段，扔在地上。往沙發上踢了兩腳。

秀文走進客廳，從右上方欄板上香爐邊取下一盒火柴。又從烟盒中抽出一支香烟，送到他的面前。

「哼，告訴你，我的客廳裏用不着你弄這些名堂，你要人家一走進來就看到這種低級迷信，丟我的臉是不是？」

秀文定眼看了他半響，從容地說道：「你用不着生這麼大的氣，一尊佛像丟不了你的臉。我可以另外找地方供奉。」

「好哇，早曉得當初不卽變做尼姑的？」他涎牙裂嘴，一付凶像。「廠裏家裏多少事？有空成天往廟上跑，哼，跑吧！」

秀文氣得渾身發冷。止不住一股怒氣往上衝，提高了音調：「章祖明

，你可放明白點；我是你的太太，不是賣身的奴隸。下女還有休假的時候呢，難道我是無期徒刑的囚犯？」

「嘿，嘿，我這樣拼老命的奔忙，你吃的穿的那兒來的？」他手指着，直逼到秀文的鼻尖，幾乎要動武了。

隔壁的許先生從窗口探出頭來，揮手喊道：「老章大熱天，生什麼氣？過來過來，喝杯新泡的龍井。」許太太也出現窗口，笑着打趣說：「老夫老妻，閒着無事，還打情罵俏？」正在吵着的夫妻，立刻和緩了臉部的肌肉，現出笑容和鄰人打招呼。

秀文檢起地上折斷的香烟，丟進垃圾筒；連同丈夫的鄙俗，粗暴，無情，統統給它們扔得遠遠的。一時間，她感到很穩實，很平靜，似乎有一股大力正把她舉起來……。她看到丈夫佝僂的身影——終年就爲他那強頭的貪婪，自私，疲於奔命的肉體，不禁興起一陣哀憐之感。對自己方才的發怒，不免有些愧悔；她爲什麼要生氣呢？他瞋恚是他的事！她大可不必因他的瞋怒而瞋怒。她的心靈是自由自在的，精神領域是廣大的。他既不能瞭解，更不能約束。一條嶄新的航路展現在她的面前，她正向着崇高的目標起步了。她忽然覺得丈夫是值得憐憫和同情的對象，她該更溫柔更體貼的去領他上路才對。於是她心平氣和了，向那一堆佛書發出會心的微笑。

鈴聲

一代紅顏喪馬嵬，天旋地轉又東歸。行宮聽澈終宵雨，一曲新成百事非。

壽戩翼翹將軍七十和徐夢巖主席原韻

決策抒籌領衆師，平原繡遍萬家絲。當年兵法傳孫武，晚歲遠觀似啓期。晉國上卿冬日愛，宋軍小范夏人知。安危自古資元老，牧野鷹揚會有時。

如是庵雜俎

漂泊集

十三

念生居士

正學何人繼灝頤，還將心法寫烏絲。言行已是留芳蹟，仁壽由來應預期。閱歷滄桑觀世變，經綸家國本良知。毫端四字傳圭臬，略似螢窗雪案時。

○ 嘗書忠信篤敬四字贈人謂平生得力於此

讀罷新詩更解頤，清詞乙乙妙如絲。曾聞海宇多同調，盡掃胡塵會有期。壯志澄清思共濟，微機剝復炳前知。莫言七十懸車日，叱馭還同少壯時。

大陸佛教空前浩劫 (下)

裴有明

八、中共利用偽佛協的對外統戰活動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說：「共產黨員可以與……甚至宗教徒建立政治行動上的反帝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同意他們的……宗教教義」。

毛澤東的論點，說明了在大陸上還准許成立偽「佛教協會」一類宗教團體的原因。擺明講，那就是爲了「行動上」的方便；在反對之下還不得不把它納入「統一戰線」之內，因它要進行「世界革命」搞統戰活動。

偽「佛教協會」的產生，就是由於中共感到對亞洲佛教國家統戰行動上的需要，才發動組織的。一九五二年九月、十月間，中共會在北平舉行「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因與會人士多數是東南亞地區的佛教徒；所以，中共也擺進去幾個佛教徒參加會議。同時，中共發動北平佛教徒四眾弟子在廣濟寺舉行擁護「和平會議」、「祝願和平法會」。復迫使比丘尼着法袍披祖衣（袈裟）高舉「保衛世界和平」和「和平法會」等標語牌子，在天安門前遊行。更在該「和平會議」進行期間派一部份佛教徒向大會獻禮。經過，中共的佈置和導演，似乎是大陸上的佛教徒在有充份自由的宗教生活中，也奉行佛陀的教化最愛和平。參加這次「和平會議」的圓瑛和尚，在會上曾說：「保衛和平是最大佛事」。這句話對了中共的心意，這些年來，不時提列它。

該「和平會議」後不久的同年十一月，中共就着手組織偽「中國佛教協會」。偽「佛協」成立後，八年來不斷地對錫蘭、緬甸、印度、尼泊爾和柬埔寨、日本等佛教國家進行「佛教徒的友好活動」和「和平活動」。中共的「佛教代表團」先後訪問過錫蘭、緬甸、印度、尼泊爾、柬埔寨和寮國等國。錫蘭、緬甸、柬埔寨和日本等國的「佛教代表團」也都訪問過大陸。

中共「佛教代表團」出「國」訪問，活動範圍並不限於佛教範圍；同時，到處獻禮、佈施和供養金錢，譬如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佛教代表團」在趙樸初、巨贊等人率領下，到錫蘭參加「國際佛教會議」。在錫蘭半個月期間中，先後向佛教界獻佛像，向有領導作用喇嘛供養大批金錢。同時，另一「佛教代表團」在喜鏡嘉錯率領下前往柬埔寨參加釋尊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紀念。在柬也先後向國王僧王獻了珍貴的禮物。

在國外活動中，無論是強調「潘普查拉」，或禁止原子彈氫彈等武器的使用；中共的「佛教代表團」人員，不但十足流露出悲天憫人的襟懷，更裝模作樣像個虔誠的佛弟子，來迷惑接近他們的佛教人士。也真有不少佛教徒，受了他們巨量的供養；在皆大歡喜之餘給中共作了義務宣傳員。譬如日本少數佛教徒，不但宣傳大陸上「有信仰自由」；更迷惑於中共的「和平」把戲；在

火棗交梨快朵頤，海天萬里雨如絲。中流砥柱尊先覺，和韻詩篇愧後期。世路崎嶇容大隱，胸懷灑落本生知。祝公杖國還鄉日，已過黃龍痛飲時。

題臧哲軒校長回憶八章

遼海鍾聞氣，山川蘊異才。辰州好風日，頭白未歸來。
故鄉回憶

詩禮當年訓，墳荒隔世情。已為天下士，豈止振家聲。
我的童年

如是庵雜俎
漂泊集 十四
念生居士

東林持危局，西極通重譯。共知利濟心，待讀天人策。
員外他鄉

庠序人師重，菁莪講席開。春風一拂拭，濟濟已多才。
教書生活

蕭曹真國士。顧厨本清流。歎息屏王幕，何曾識蓋籌。
短期從政

樹人如樹木，芟尤皆樸棧。十年絃誦中，英才遍東北。
十年東北

滄海橫流日，狂瀾待挽時。但知心似鐵，不計鬢

近年日本國內反對日美安全條約，反對日本武裝等活動中，就有一些人參加了示威和遊行。對中共的「友好」誠如膠似漆。前數月在魯迅老妻許廣平率領下的「中國婦女代表團」訪日時，日本比丘居然也和她們「友好」一番。

爲找出中共「佛教代表團」在外活動的具體情況，茲將中（共）錫（蘭）間佛教界「友好活動」介紹一下。其統戰工作佈置周密，前後步驟的緊湊；如果說中共「佛教代表團」出「國」是爲了佛教，那是放屁！

錫蘭全國共有佛教徒四百三十萬左右，佔全島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中共當然特別重視對錫蘭的統戰工作了。

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北平舉行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錫蘭出席會議代表團團長就是一個比丘。此後，一直到一九五九年西藏革命事件發生前，中共與錫蘭之間的佛教友好活動頗爲頻繁。但當中共血洗拉薩事件發生後，錫蘭佛教僧侶曾組織團體，分別向中共駐哥倫坡「大使館」提出抗議書，指斥中共在藏之暴行。復向緬甸、柬埔寨、南越和寮國等國佛教領袖通電，主張各國佛教界一致聲討中共。

此一事件發生後，中共曾在「人民日報」上大罵錫「政治和尚」煽動反華活動。一直到今年三月，中共與錫蘭佛教界不曾有訪問等活動。

今年四月中共與錫蘭爲開闢航線問題又開始了佛教上的活動。中共與錫蘭民用飛機航線問題，於四、五月間初步達成協議後，乃利用僞「中國佛教協會」邀請錫蘭佛教界代表團到大陸來，把中共的佛牙運往錫蘭作短期的巡迴供奉。在中共來說，只是爭取錫蘭人民感情的一種統戰手法；但在錫蘭那樣的佛教國家來說，這是極爲隆重而神聖的大事。於是錫派一「佛牙迎奉代表團」，一行五人於五月二十八日到達北平。該代表團在北平期間，周恩來、郭沫若和僞「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僞「佛教協會」曾先後接見或歡宴。僞「佛教協會」於六月七日，復在北平廣濟寺舉行一次「佛牙迎送法會」，將佛牙交給錫蘭代表團。參加此一法會的佛教徒達五百多人。本文前節曾提到今年四月初八僞「佛教協會」也曾舉行浴佛法會，但參加者只二百人左右。兩個數字一比較，就看出統戰工作的重要了。

六月十日中共運送佛牙專機飛哥倫坡。同時派一以喜饒嘉錯和趙樸初爲首的「佛牙護送團」到錫蘭訪問。佛牙將在錫蘭各地巡迴公開供人瞻仰；趙樸初等人自然跟着佛牙到錫蘭各地活動。

中國佛教史上有無佛牙的記載，筆者因是個初發心的佛教徒，對佛教歷史沒有研究，所以不知道。據今年五月三十一日北平「人民日報」說：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炮火轟毀了北平西山八大處建於遼代的千佛塔的塔基；佛牙就在這個塔基內發現的。一九五五年九月，緬甸也曾把佛牙迎到仰光去供人瞻仰。到緬甸後不久，仰光「亞洲」三日刊曾指出「佛牙是假的」。中共只是藉此型物之名搞統戰而已。到底是真是假，有待讀者中的大德指教。

如絲。反共到底

杖鄉未還鄉，杖國應復國。王師下遼東，千華賞

春色。故鄉展望

楊朔吾贈金度中秋書此奉璧

自掩荆扉靜見聞，一年秋色此宵分。莫言仲叔清寒甚，不為豬肝累使君。

豈無桃李報瓊瑤，世俗虛情已漸消。掃却太清雲一點，晴空明月朗中宵。

如是庵雜俎 漂泊集 十五 念生居士

指囷自有周公瑾，避穀偏憐張子房。待到晚年依佛座，再從施主乞齋糧。

后里毘盧寺

紅梅丹桂一時開：更有茶花玉作胎。寶殿巍峨鐘

磬起，衆香國裏禮如來。南天冬暖桂梅茶花同時盛開

巨筆書成美學案，將軍開士老頭陀。洛陽虎視今

何在，爭似空門濟世多。

寺額爲吳佩孚歐陽漸及興慈法師所書因憶康南海贈吳氏五十

壽聯云校野鷹揚百歲功名鏡半數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

正在中共和錫蘭迎佛牙期間，東南亞各地選出的「小姐」有七、八個蒞港會合，偕一同去美國長堤競賽「世界小姐」。計有中國小姐馬維君，和新加坡小姐、馬來亞小姐，紐西蘭小姐等幾乎同時出現於香港報紙。但中共在香港的尾巴報如「大公報」、「文匯報」等，只登「錫蘭女過港」的消息，並附有照片，在港聞版佔了重要的版面。

這件小事說明了，中共的統戰工作是怎樣的用心，並且又是怎樣的緊密配合。

九、結尾語——並向海外佛教徒進一言

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八大」上發言中會說：它們「一向保障宗教界的愛國自由」。至於信仰自由的問題，中共一再強調「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同時也必須是一個愛國者」。怎麼樣「愛國」呢？那就是「必須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因為，「跟着黨走聽毛主席的話就是勝利」。如果「不加入統一戰線之內」，還可「我行我素信仰佛教，這是天真的想法，決對不為中共所允許。中共要求佛教徒經過學習改造而具有『無產階級世界觀』因那是『唯一科學的世界觀』，否則就是『落後』。『思想落後』而劃不清思想上『的界限，那『便犯了原則性錯誤』。也就是和『反革命』份子接近了。宗教界的『反革命』當然也是『堅決的鎮壓』。也就是一點沒有例外」。

中共已禁止佛教徒傳戒。這一措施等於從根本上堵塞了佛教徒的來源。另一方面強迫佛教徒「跟黨走，走向勝利」。到了「黨勝利」那一天，佛教就可滅絕了！

在中國佛教界，有賴於臺灣和海外佛教徒的努力，在社會各階層都有弘法基地。更可喜的現象是，很多法師發揮了破邪顯正的大無畏精神。有位成一法師，曾在電台向大陸廣播。讓地獄裡的衆生聞到佛法，這是何等偉大的功德？

在香港佛教界也出現了為維護佛教慧命，保持正法永住，而表現了面對惡魔開展正義鬥爭的大菩薩。一九五七年中共屠殺西藏愛國愛教人士後，香港佛教界更因舉行追悼法會。這個舉動不但洗除了「不問政治」甘受迫害的世人詬病，一僧伽代表團返回祖國。表面上看作用不大，但在挽救佛教界的「歪風」上收到了極大的效果。

愛國反共的「報後土恩」，更著一本「折攝二門」的佛法，攝受衆生，折服陀眈告訴我們要「報國土恩」，有正知正見的佛教徒都應歡喜讚嘆！佛惡魔！中共雖大談「信仰自由」；有時還搬出佛經上的話作欺人的妄言。寫至此處，筆者想起一個故事；一九六〇年五月，赫魯曉夫在巴黎殺殺高峰會議後，他曾把不是當理地抗議說：「天主就是我的見證人——我是帶着一双清潔的手、及一個純潔的靈魂而來的」。

這種自欺欺人的謊言，正合了莎士比亞那句話：「惡魔也能够爲着自身的目的而引用經典。經典是神聖的，但它並不會拒絕魔惡的引用，而經典，也就成爲惡魔利用的工具。」

爲了佛教，佛教徒當以反共爲首要佛事。不應盤上謬，閉上眼睛，領群老太婆唸唸佛就算是作了佛事了。權衡輕重，惡魔當前；爲佛教爲自己都不可把降服共魔等閒視之。

敬錄六祖大師一個偈子來結束本文吧：「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求兔角」。

舍利光明定慧資，因時變化妙難思。真修實驗當

前是，說與常人總未知。○寺有妙識比丘尼五十歲入滅。民國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荼

毘陵獲舍利四枚一白三綠供人瞻禮同遊者謂前見白舍利現淡紅色今則純白殆天氣然耶

世味由來淡更長，叢林蔬筍倍甘芳。客來同飽伊

蒲饌，香積何須到上方。

霍戰一立委結婚

閱盡炎涼志更堅，算周甲子未華顛。自從河洛傳

神技，龍馬精神勝少年。

如是庵雜俎

漂泊集 十六

念生居士

尋來玉杆搗元霜，鴻案今朝接孟光。為問儂家在

何處，美人香草憶三湘。
夫人湘籍

湘夫人

鄧尉移來谷嶺梅，暗香疎影是良媒。幾生修到孤

山侶，不羨溫家玉鏡臺。

婿前同赴
谷關探梅

寶鴨香銷夜正長，月光如水話滄桑。郎君早定平

戎策，鏡泊湖頭理曉粧。○戰一吉木人

戰一吉

呈東初上人有序

伏以見相離相，福緣莫勝於僧伽，非空示

什麼補腦

·振·



一般人多以健腦必多吃雞蛋和肉類，這實在是錯誤的。

到底有沒有健腦的食品呢？這個問題，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

。照普通的情形來說，蔬菜要比肉類好，因為蔬菜能澄清血液，能使頭腦清醒。大文豪托爾斯泰與蕭伯納也是著名的素食論者；大凡對於哲學或宗教思想傾向的人們，多很講究素食主義。新鮮的水菓與蔬菜，的確可以便頭腦清醒，思想敏捷，所以值得奉勸的。其中如葱、洋蔥、蘋果、葡萄、落花生、韭菜等，都是清醒頭腦的功効。

含有磷質的食物，對於健腦也有很大的功用。如現再加上維他命之類，的食品那就更好了。例如麵粉、青豆，都是對頭腦很有營養價值的。油炸的東西，或其他脂肪太多的食品，是要避免的。雞蛋無論生的，熟的，都不易消化，蔬菜類特別是菠菜及包心菜可以多吃。酒、烟、紅茶、咖啡之類，因有刺激神經，促進亢奮的作用，務必極力節制才有益處。消化機能與頭腦的作用，是具有密切關係的，所以在用腦感到疲倦的時候，應暫時休息一下，或散一會步，然後休息進食。為的剛剛用腦之後

，輸往消化器官的血液就很少，並且消化時所必需的消化液的分泌也不充分。

其次是餐後立即用腦，也要絕對避免。為什麼呢？因為攝取食物之後，凡屬消化器官，尤其是腸胃，更要發生激烈的活動；心臟為了促進胃部的機能，定要輸送較多的血液到消化器官。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要使腦「工作」，那麼血液便要從腦部拿去了一大部份，結果消化器官便不能完全地活動，而腦力也會遭受阻礙。所以，餐後至少要休息三十分鐘以至一小時。

如果腸胃發生了障礙，便會馬上影響到腦神經的機能，例如吃過飽，或吃了不容易消化的食品，因而使胃神經負擔過重，於是減低了頭腦的清醒，或使注意力散漫，思考力減退等等，足見兩者關係的密切。

如你一時吃得過飽，就會覺得頭昏目眩，昏昏欲睡。這是由於全身的重點都集中在胃的消化機能上去，而頭腦方面的作用，便不能發揮，所以使你變得無精打采。如果你要使頭腦經常保持着明朗、爽快，那麼，當你要攝取營養的食品時，就得減少分量，增加次數，這樣就比一次大吃特吃的合理和有益得多。

如是庵雜俎

漂泊集 十七

念生居士

空，慧業永資夫梵筴。現樓臺於彈指，紹
鹿苑之宗風，披典冊以觀心，啓龍宮之秘
藏。得一已眇，兼二實難。惟茲炎微之靈
區，斯親法門之盛事。則有東初法師，傳
衣紹祖，秉拂為人。擊法鼓於焦山，樹甘
霖於火宅。虎溪送客，同遠公之在東林，
鯢鳥避兵，如杯渡之遊南海。訪北投之勝
蹟，地效靈泉，演西竺之宗乘，天垂寶蓋
。為延淨侶，再創精藍。欲渡迷津，重刊
聖典。溯自庖材之始，即為授梓之謀。鑄
精金以相好，來自南溟，緬甸贈 撫舊藥於
縑緬，法傳西極。當佛教文化館落成之日
，正影印大藏經出版之時。惟二美之斯兼
，允千秋之獨擅。於是檀施山積，善信雲
來。晨鐘暮鼓，度三界而同歸，寶笈琅函
，達重洋而無外。片時瞻禮，舉身口意而

(上接第十三頁)會之濟用頗有力焉。

肅宗即位的天寶十五年(七五六)七月，改元至德，該年肅宗為其子慶緒所殺，郭子儀等收復長安，洛陽。又缺之軍費，即用裴冕之策，置大戒壇於各大府，度讀經五百紙者，納錢百緡，稱為香水錢，充為軍費。當初洛陽陷落時，神會在民間，遠離都城，大概住在荊州開元寺般若院。盧奕已被賊殺。召出神會而司戒壇，因是返回洛陽。如果是七五六年，神會已八十九歲。即於灰燼的寺院中設一院，築方壇，予以得戒，聚集香水錢補充軍費，功勞不少。所以宋傳云：

「肅宗皇帝詔入內供奉，勅將作大匠，併功齊力，為造禪宇于荷澤寺中是也。會之敷演，顯發能祖之宗風，使秀之門寂寞矣。」

大概是七五八年九十一歲時的事，此間神會派弟子進平送牙痛和一柄於六祖慧能。因是神會揚起六祖的宗風，予以北宗衰退了。其實普寂很多弟子，北宗并未衰退，只可說六祖門下的荷澤宗在洛陽等地，比較昔日更加流行了。

宗密以為神會示寂於乾元元年(七五八)，寧可說是上元元年(七六〇)宗密云：

「至元元年四月後，頻告門人，令數問法，再三深歎無為一法。五月十三日，中夜示滅……其夜，山南東道節度使制州刺史李廣珠，見大師座空中過。空有聲云，往開元寺，迎神會和尚去。」

李廣珠所見恐怕是傳說，「往開元寺迎神會和尚去」這個難解，因為神會在荷澤寺。迎到那裡去？是否佛菩薩的來迎，不明白。若據宗密所說，好像示寂於開元寺。但應據宋傳的洛陽荷澤寺示寂。又宗密云：

「二年遷居於東京龍門，置塔。寶應二年，勅於塔所置寶應寺。大曆五年，勅賜祖堂額，號真宗般若傳法之堂。七年勅賜塔額，號般若大師之塔。貞元十二年勅皇太子，集諸禪師，楷定禪門宗旨，遂立神會禪師，為第七祖，內神龍寺，勅賜碑記，現在。又御製七祖讚文，現行於世」。

上元二年(宗密以為乾元二年)即七六一

年立塔，七六三年建寶應寺，即寂後第三年。七七〇年即寂後第十年，代宗勅賜塔額，號為「真宗般若傳法之堂」。七七二年賜塔額，號為「般若大師之塔」。七九六年「集諸禪師，楷定禪門宗旨」，這是關於南北二宗的宗旨。當時因為南宗優勢，故以南宗為正，北宗為傍，神會為第七祖，入神龍寺，作銘記，御製七祖讚文。七七八集律宗三派大德，會定四分律新舊兩疏。因是神會於其寂後第三十五年，才公認為第七祖，又公認為慧能為六祖。這是荷澤宗內的公言，併不是六祖門下統統不能稱為七祖。若照歷史所傳，六祖門下，即以青原行思，南岳懷讓兩系統。為最重要神會系統。到底比不上又比不上北宗系統。然則稱神會為第七祖的，與普寂自稱第七祖，沒有兩樣。神會以為北宗的師承是傍，判定慧能為第六祖，同時把本身當作第七祖，不過僅由德宗之詔而公認了。却是荷澤宗的確立公認。

咸契真如，萬卷宏宣，盡名句文而無非實相。躬逢茲盛，心寫彌虔。略述膚詞，藉伸頂祝。

彈指精藍現大觀，座前龍象盡騰歡。曾從海上經

兵燹，且喜門前豎利竿。地氣通靈泉水活，天心

佑善道緣寬。嗟余未會西來意，準擬將心更乞安

。

出世偏懷濟世心，新開梵宇繼東林。登壇花散彌

如是庵雜俎

漂泊集

十八

念生居士

天雨，禮佛人施布地金。萬卷靈文銷浩劫，六時

清課演圓音。焦山鐘板今何在？上座白椎感不禁

。

風濕

昌黎遭窮厄，冬暖猶號寒。嗟我適蠻荒，躬罹斯

艱難。



美洲佛教會

旅美學界者演講

祖印法師回檀香山

（夏威夷訊）本埠夏威夷中華佛教總會檀華寺祖印法師，前應美洲佛教會之請前往三藩市講經宏法轉瞬數月，經於昨星期日乘泛美噴射客機返抵本埠，繼續駐錫檀華寺主理法務，法師在三藩市期間除宏揚佛法，並創辦夏令中文補習班，成績優異，深得該埠文化知識人士之讚許，同檀前夕，舉行歡送餞別，到會者計有我國名學者張君勳博士，余天休博士夫婦，我國駐三藩市領事歐陽璜先生，屋崙文化院院長周克明先生，加省大學圖書館中文部主任鄭僧一兄妹與及士丹佛大學，加省大學，三藩市府立大學，及中國留美學生，各僑領僑商，男女僑領僑商男女佛友等約七十、八十人。濟濟一堂，依依惜別，咸希望法師有緣再來說法云。

（又訊）美洲佛教會自請得祖印法師駐會講經以來，聽眾甚為踴躍，茲法師因法務同檀島為詢聽眾之請求，特別聘請各大學教授及旅美名學者逢星期日来會講演講佛法。

計九月十日下午二時。請孫慕迦教授演講「佛法的基本思想」。九月十七日下午二時。請陳世讓博士演講「佛教與中國文化」。九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請張君勳博士演講「印度思想」。均由留美同學譚慕潔小姐翻譯粵語，聞孫教授早年皈依佛法。佛理湛深。陳世讓博士為加大教授。曾為美國百科全書撰寫中國文學史一篇。並經常在歐美文學雜誌中刊登文章。介紹我國文學於外人。張博士為我國近代學者。曾在印度講學此誠美國佛教之盛事也。

培養幼師資人材

（宜蘭訊）宜蘭念佛會星雲法師為培養幼教師資人，特商同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創辦「宜蘭縣幼教師資訓練班」，班址設於宜蘭念佛會附設之慈愛幼稚園內，班主任請林才添縣長兼任，星雲法師，教團團長楊秘書，教育科長分任班主任，學生五十餘人，均為高中畢業報考而錄取者，受訓期間定為六個月，此中學生不少有遠自桃園、臺北、臺中、高雄、屏東等地而來者，課程有教育概論，教育心理，教材教學法，保育與營養，琴法、唱歌、國文三民主義等。平時班務

由教團團長長橋居士擔任教務主任，慈愛幼稚園園長擔任訓導主任，吳慧蓉為副主任，現已正式開課云。

張挺恭 廖青挺 廖麗華 佛化結婚

（本刊訊）北投地區為名勝風景之地，亦為青年男女衷心嚮往之所。中華佛教文化館，位於該地公園之內，故為佛教青年郊遊之中心，婚禮之佳境。自八月下旬初次成為佛化婚禮之禮堂。後，十月五日又有政工幹校教官張挺恭居士與廖麗華小姐，假該館佛前舉行婚禮，並請該館館長東初法師，福祐作證，為授三皈五戒，開示佛法大意。婚禮自上午十時開始，至十一時圓滿。到有觀禮來賓，百數十人，可謂佳賓雲集，濟濟一堂。張廖佛教聯姻，亦屬郎才女貌，良緣佳偶。

永和圓通學舍 本月二十日開光

（本刊訊）由大詮法師興建的圓通學舍，位於臺北永和鎮文化街二十四巷五弄十六號（永和大戲院對面），定於本月十二日（農曆十月初五），恭請證蓮老和尚為本師釋迦牟尼佛，觀音大士，地藏菩薩聖像安座開光說法。

貢噶精舍 新址開光

臺北縣中和鄉中路七十四號中原新村貢噶精舍，於本年七月落成一切依照西藏密法道場規定，並已於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舉行開光典禮。善信前往參加者極為踴躍。

人生雜誌 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支出部份	
一、訂售刊費	一、〇六五.〇〇	一、印刷費	二、九〇〇.〇〇
二、讀者捐助	一、五六五.〇〇	二、紙張費	一、九〇〇.〇〇
三、郵資費	四、〇〇〇.〇〇	三、郵資費	五、九六六.〇〇
四、其他收入	七、二四一.一六	四、其他支出	七、六六六.〇〇
共計收入	二、五五五.〇〇	共計支出	二、五五五.〇〇

茲承 智光老法師 林吳帖 壹佰元

鳴謝 此 人生雜誌社啓

香港佛教觀光團
月來活動頗頻繁

(本刊訊) 香港佛

教界回國觀光團一行十人，由南京棲霞山退居，現任香港鹿野苑宛主明常老和尚名譽團長，會稽儀團長，譚偉賢副團長率領，於十月七日下午飛抵國門以後，在僑委會的接排下，已經參加了一連串的僑團活動，首先參加加十節國慶典禮，繼而參觀各大工廠的工業建設，三軍基地的軍事建設，以及接受自總統以下各政府首長的招待。並且參加總統七五華誕的祝壽典禮。

該團回國之後，爲此間佛教界招待住於臺北善導寺內，並曾拜訪各佛教道場，同時接受各道場的素齋招待。

該團於十月十四日至十八日的中南部活動之中，另有先前自港回國求戒的見仁、瑞洪兩位尼師，亦曾加入該團陣容，故此僑委會的招待，亦頗週到，每到一處，皆為特設素齋一席。據悉該團將於本月上旬，飛返香港僑居之地。

建創堂齋慎中臺
念紀年週十一百二
日三會法成落址新

（本

刊訊)臺中市西區的慎齋堂，建於民前一百六十年，堪稱臺灣的古老名剎之一。近數十年，

餘年束結經藏印影
款經織不戶訂有尙

的，相反地也有好些大德請了藏經不繳錢的，印藏結束，迄今年餘，其中固有出於意外事故如死亡、出國、坐獄、破產者，亦有大法師而像默如，文印等諸大德，

本刊暫停啟事

- 一、本刊自民國卅八年創辦十三年來，承蒙海內外諸同道，大善知識，鼎力支助，無任感荷。
- 二、茲因人力物力不濟，自明年元月號起，暫停出版。
- 三、敬希諸方讀者鑒諒。

人生雜誌社啓

佛教團體如高雄佛教堂等，都還欠有爲數不少的經款。他們不繳錢事小，使大藏殘缺不全，於心何忍？」以記者的看法，這是違背因果的行爲了，既是佛弟子，那有請經不付款的道理！（宏化）

華府當局邀各國
商建佛教教育中心

國）代表會商進行辦法。成立該中心之目的在供應研究佛學之設備，以及便利亞洲國家與美國間之文化交換云。

人生雜誌

第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期

中華民國五十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主腎醫
印
編人：人
：：：聖性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五五〇〇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謝

美 國 知 道

檀香山：泉

○
惠定揚餘今號展如市

承印者：建華印刷廠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人生探究，教制改進，學佛心得，以及富有教育，啓發人性，宏揚佛法之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三、凡蓄意攻訐，譏諷漫罵，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 四、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不得刪改者請註明。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六、來稿請擲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本社編輯部。

內政部登記內警蓋誌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臺字第二〇九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

訂閱辦法
訂閱全年臺幣叁拾元（海外港幣十二元）
每期零售臺幣三元
請用本刊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號匯訂